

是齋集卷之八

策問
上梁文
附錄
科體
墓誌
行狀

~ 16
2393
3



和
2393
3-3

是窩遺稿卷之五

策問

王若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通內外
動靜為一心之主宰則其用工之要亦必有可言者
矣古之言敬者始於何書歟堯之欽舜之恭成湯之
慄慄文王之翼翼亦持敬之方歟三代以後亦有小
康之君致治之本其有得於敬者可言歟敬是千聖
傳心之法而聖賢所論多有異同孔子之執事敬行
薦敬等語就事上說工程處多而子思始有戒懼謹
獨之訓至於孟子又有求放心之論求其最親切可



是窩遺稿卷之五

和
2393
3-3

是窩遺稿卷之五

策問

王若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通內外涵
動靜為一心之主宰則其用工之要亦必有可言者
矣古之言敬者始於何書歟堯之欽舜之恭成湯之
慄慄文王之翼翼亦持敬之方歟三代以後亦有小
康之君致治之本其有得於敬者可言歟敬是千聖
傳心之法而聖賢所論多有異同孔子之執事敬行
薦敬等語就事上說工程處多而子思始有戒懼謹
獨之訓至於孟子又有求放心之論求其最親切可



是窩遺稿卷之五

用工則將以何者為先歟聖人既遠斯道湮晦賀賀
千載人各以所好者為學其間亦有一二名儒其修
身立言以敬為本者誰歟至于宋室羣賢輩出聖學
大明其開示門庭啓發關鍵者無所不用其極而伊
洛之拈出敬字最稱有功者何歟若其用工之方則
有整齊嚴肅之云常惺惺其心不容一物之說而至
朱子又以畏字為最近於敬當以何說為重歟顏子
寡昧嗣無疆恤七年寅畏不敢荒寧其於聖敬之旨
亦嘗用力而心勞效邈志勤道遠存心以敬而常患
偷惰紛起之失問學以敬而未見緝熙光明之效事

天則每存對越之戒而天怒于上災變沓臻臨民則
恒念承祭之訓而民怨于下謗讟朋興至於容貌辭
氣之間處事應物之地非不提撕省察而放縱之時
多而莊肅之頃少失其宜者衆而得其當者寡豈予
資稟不美不可入道耶抑用工未得其要而然歟何
以則操持得力內外如一有日躋之美無放失之患
施之事為俱得其中歟子大夫云云

問天下祇有善惡邪正二塗而已然而善者常寡而
惡者常衆正未必勝而邪未易除其故何歟以天地
言之景星慶雲世不常有而彗孛妖禳常見芝蘭五

穀種之不蕃而荆棘鉤吻易生抑何理歟驗之於世道則皇王既遠雜霸并興正道衰微異端昌熾以至賢人疎而壬人親治日少而亂日多二者每每相反何歟且以一身言之善端難擴而惡念易萌富貴易得而名節難保趨舍之決若是舛矣今者 聖明在上勵精于治其所以佑善而去惡興正而遠邪靡不用極而奈何祥瑞未應而凶荒荐臻王道不興而異說橫流賢邪之分未嚴治亂之形未分至於世道日下人心陷溺輕仁義而趨利欲慕爵祿而賤名檢者何歟如欲反是道者何由而可亦言其志

問學者所以變化氣質學而不能變化氣質不足言學矣洪範之剛克柔克中庸之愚明柔強所指同歟生知之聖氣清質粹固無變化之可言而學知以下必加反之之功然後可底中和之域矣伊川一生氣像嚴厲而工夫造極晚節從容朱子自稱病在忿懣而積厚純熟末年和平醉酒走馬韻度豪邁而克養到後圭角不露打破家事性氣粗暴而一看魯論意思寬平其用工之方可詳言歟橫渠夫子學力絕人而恭安不成多少病在龜山先生寬平間氣而風土所定依舊粗率氣質之難變有如是乎大抵一氣流

行騰倒雜糅賦於人者有清有濁嚴毅慈順鮮得其
全學問之道惟在矯偏易惡自至其中而氣質拘定
變化未易強剛者不足於柔善畏縮者未見其充養
任其生質之偏不加矯揉之道其不至於暴棄之歸
幾希矣如欲大家用力勇猛克治洗滌得生氣習以
復本然之性將何修而可也願與諸生復之

上梁文

蜃樓上梁文

以下二首
少時作

蓋聞龜背含象聖人著大壯之規星文示形天極垂
營室之義而况三千銀界耀瑞氣於蟾宮九萬瓊都

動祥光於蛟室豈非靈機密運凝妙思於無垠寶筭
潛籌叶神功於匪日若夫含蘆鴈帝胥草長而為居
戴粒蟻王穴槐安而可宅蝸休於殼自有闔廬蛛都
于簷卽是廣廈斯則功謝不宰處非攸寧竟昧神化
之懸終見大方之笑其有曾中全屋心上經綸不業
而成有博其字者卽蜃樓之為樓也主人志介湖海
族甲翔行袞領胎精道妙換骨黃離擢秀業就澡身
靈源浸曾候玄兔而吐液真魄凝體幻黃牛而露神
論其風味則漏於堯厨語其奇珍則逸於禹貢洎乎
周官有掌庀已極於汚墻齊室見收惠不被於加海

是宮遺稿卷五
戒深啄肉久悔持鷓之危痛切剖心卽悟藏珠之惑
願學肥遯之術冀遠口實之灾遂乃游泳江湖放浪
溟渤朝遊碣石每跨鯨鱗之風暮八天池時擊鯤背
之水任公廢釣睨巨甲而神驚詹何棄綸乘獨繭而
股慄穿池之養自給樂水之性則宜仍念無地以起
樓不免環海而爲國歸墟在近已嫌瘴霧之昏尾閭
爲鄰每苦風濤之險孰知正處易偏濕處之腰寔緣
其居難明河居之目乃眷乃顧爰究爰思玄鑑凝珠
創造化於智府清規涵鏡運器械於靈胎絳節來趨
龍王進嗟氣之策寒芒下燭匠星薦建室之圖於是

同氣相求舍生者聚憑霄聳構中分斗牛之墟切漢
恢基半割攝提之野神機遠翥凌太皓而疏規大化
遐鋪越清玄而敷制裁高下於四位海若持繩測橫
豎於中央天吳捧尺齊扁百萬竟縮手而奪能魯般
數千已擺指而失巧然後頃刻青紅浮海須臾突兀
撐空化翕玄功幻成紫皇之宇仙人綵筆畫出玉女
之庭風雨自除不用魚鱗之瓦塵壒已淨何須鴈齒
之階經始成於心工不勞斧彼鋸彼精神吐於意匠
卽見奐焉輪焉殆鬼謀之倣同非人力之可到至若
繡闥闢畫棟披物色呈妍光景聳媚三山指塊中嶽

是宮遺稿卷三 五
低而寒陰一泓瀉杯扶桑杳而暮色凋櫳積翠飲彩
虹於重巒璧題霏紅吐明月於層榭鉤陳在望參井
可捫閣道接於星濤銀潢濺戶殿影落於雲渚珠露
生軒天容與海色同澄霧蓋共霓旌相射乃有三辰
震盪百靈奔趨日君停驅攀戶牖而脅息月妃駐御
謁庭砌而遲回星光遶梁回祿失黔廬之計電影凝
壁飛廉戢拔屋之威繫屏翳於東廂三元開霽囚豐
隆於西序萬象澄清復有玉佩丁當星冠隱暎麻姑
伏席願奉匱於後宮洪厓下階乞擁篲於前殿乘茵
恭命王母薦瑤池之桃奉幣稱臣子晉擲丹丘之杖

仙舟容裔報天孫之槎來羽蓋飄飄告令威之鶴舉
樓臺迥兮氛祲豁窓簾敞兮風露淒俯察仰觀况宇
宙之欲盡寒來暑往悟物候之無窮信乎浩蕩其居
神明其道者主人有焉僕關東旅客洛下畸人真仙
斃辭二十載風塵淪沒烟火苦惱三千里歧路徘徊
霜齧骨於蓬山金闕安在風鶴背於閨苑玉樓未成
偶作海外之游聿見眼前此屋永即乘仙已久佳期
遂遙王子登樓在今幽懷可暢臨風縱目夜色兮蒼
蒼倚欄開襟雲影之杳杳爽籟生葉疑奏望鄉之聲
圓魄凝華偏苦去國之思塵緣未祛縱似馬牛之風

吳宮遺稿卷五
華構初新可欠燕雀之賀聊以質偉用助脩梁

拋梁東睡起一輪朝日紅報道三危烟雨捲迢然便

欲御冷風

拋梁西浙瀝中宵萬籟齊月幌夢魂涼似水枕邊啁

喔聽天雞

拋梁南雙闕參差元氣涵神女拾芳穿蘋霧老龍耕

草割青嵐

拋梁北鸞馭翩翩羽衣客無端今日獨飛來樓外星

河清淺色

拋梁上重露成涓天宇曠乍看西北起浮雲無限入

間腥海漲

拋梁下縹緲秋烟千點射桃花結子界長春桂影浮
輪樓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棟宇長新簷楹不朽束練不夢主翁
絕被甲之呼挂席無人坐客脫拾鏡之禍江海芳風
遂遠烟霞勝氣仍存

花山別業上梁文

伏以臨歧泣窮久矣靡室結茅構屋今焉奠居是謂
苟合苟完敢曰美輪美奐主人京洛賤士塵世畸人
季路家貧敢懷擇祿之計毛生親老恒深奉檄之情

謂彫篆之才可以俯拾科第謂斗筭之器可以立致
功名學業則以鐵點金進取則以戈舂黍是以十有
餘載終焉百無一成滄瀟闕供每抱循陔之恨富貴
難待久仰在堂之慈仍念古聖之言實有庶人之養
啜菽飲水可盡其歡因地順天盡勤吾力遂移苦學
要名之計因作求田問舍之心睽彼花山之勝區實
吾青氈之舊物墳墓所處則孔司寇之魯國先人遺
願則李丞相之平泉冥行半生蹤跡未及於靈境倦
歸今日頭顱實愧於明神始謀結廬爰先胥宇藤蘿
萬歲烟霧蒼蒼水石千年埃塵漠漠登臨巖壑嘆先

世經理之勤翦伐荆榛慨後生拮据之苦才非肯構
覽遺基而懷慙慕切如存念前業而增感於是斲崖
恢地八山落材朋儕有資宗戚相助乃建面北之一
室不羨眼前之千間蓋雨障風有寢有廳有奧開閭
閉戶宜卧宜坐宜游何必齊雲落星始稱屋閣不須
蓬萊玄圃亦是江山永矢不護舍此何適乃若光景
聳媚物色呈妍暢幽懷騁清眺澄江遠舍依然宋玉
之居筆峯八極宛若文山之宅莽蒼大野遠岫低而
寒陰歷落平郊烟樹淒而暮色龍門東峙宜繼太史
之遊峩嵒西望可爭山人之宇至有三辰迭運萬象

森羅秋水長天王勃滕閣之趣晴川芳草崔顥鶴樓
之觀松籟契心弘景欣然而舞雲山添興堯夫率爾
而歌朗詠開襟清風八曾點之瑟高吟縱目明月照
陶令之琴高情足奇幽事可悅萬戶雖貴不及四時
之娛三公亦榮難換一日之養人生行樂耳天命奚
疑哉欲助脩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一輪朝日上窓紅這般無限騷人意恁入風
花變態中

拋梁西明燭看書到曉難得喪欲從塵世問曲巒雲
霧使人迷

拋梁南簷邊嶽色碧如藍客來欲說山家趣睡起青
嵐滿一庵

拋梁北窓外長松橫黛色欲向明堂為棟梁時來擬
可扶邦國

拋梁上碧天如海羅星象幽人發省獨無眠山雨浪
浪夜有響

拋梁下風光刺被天公借讀書半世竟無施為向老
農且學稼

伏願上梁之後闔廬不恙一壑永寧潔醴肥牲節序
之蒸嘗不廢壽觴甘毳晨昏之定省無違我稼旣繁

工部之兒不索飯我衣亦具昌黎之妻不呼寒湖山
則助我文章風月則發我情性武陵流水莫引漁客
之船香爐白雲長鎖幽人之室苟違斯志有如此山

墓誌後記

先府君墓誌銘後記

右故久堂朴公誌吾先君子墓者也孤既怠緩不克
以時掩諸幽其不虔甚矣天殛存酷大夫人又以戊
午四月二十三日棄其孤得是年八月十六日將奉
安耐孤自惟殃重創巨性命危脆若卒然就滅使吾
先君子寤而無誌焉是重不肖孤罪也孤爲是懇遂

僦工燒瓷納之玄堂仍念先君子苦節懿行文學藝
業固有久堂之誌而大夫人德範亦擬撰列請於有
言者矣孤何敢以其不孝之辭妄有稱述惟是今去
先君歿已二十年先君子姓其存者歿而壯者老矣
幼者壯而家室而育矣皆前誌所未及者是不可以
不記亦因以志孤酷焉嗚呼記昔先君季年仲氏以
壯子逝不肖兄弟在先君側先君詔之曰吾於寢間
輒數吾與若齒懼不及若之有立也蓋不肖年十四
爲先君孤大夫人又詔之曰豈未亾人難於溝瀆哉
卽不忍爾顏諸孤胥以顛連也先君登仕籍數十年

長安遺稿卷五
食廉卒世家無儋石儲大夫人顧何賴而為生乎猶
力貧支億奉饋奠育孤孩朝斥而炊夕鬻而滄以故
大夫人之筐無餘工焉然未嘗見有一日感容使不
肖孤安於羸餒習佔畢業稍稍取科第而大夫人亦
未嘗色喜也先君卒之十年孤始脫褐仕於朝忝叨
臺署歷守湖峽大夫人固無恙食其子廩孤娶婦生
二男三女孤之弟有三子妹最季亦有家生一女大
夫人實撫焉先君子皆未及見也歲乙卯孤自峽罷
還家食先墓側四年大夫人於是六十七矣蓋尚康
良食謂宜耆艾無疆卒有以庇麻其稚昧不意自前

歲示疾孤以藥膳之不具也奉于京師累月病益力
遂溝罔極之變將大夫人有不令子養而未適其滌
隨病又不良于七劑以及此也衰門寡祐骨肉淪逝
先君子下世後冢婦金氏以辛亥死壻趙貴中與孤
同選丙午庠生亦以辛亥死趙家婦哭其夫毀數年
輒亦死朴鑛仕安山郡守甲寅又死大夫人衰耄之
齡繼纏哀酷抑以是虧其天年歟孤惟早失先君之
教如獸自長其無以立身揚名以顯吾先君子幸賴
大夫人慈蔭以至今日而性既闊誕孤貧無用且以
先君子之典刑未艾也孤於平日不敢以大夫人之

是寧通和卷五
一
慊於尊榮而卑陬熾趨以圖進取愧吾先君子恬讓
之操也亦不敢以大夫人之乏於魚菽而嗜取務得
以求饒益愧吾先君子廉素之節也栖遑蹙踣儼然
困約而大夫人曰命也危愍窮窶人理所極而大夫
人且安焉故逮大夫人之世孤終未有以大慰而大
夫人亦竟以饑寒終嗚呼豈非天哉孤妻縣監鄭榮
漢之女弟斗東取縣監沈若溟女為妻孤一女斗東
一男殤餘男女幼季妹嫁為士人沈廷者妻一女幼
曰聖漢娶縣監洪得禹女曰壽漢娶士人李行泰女
女適士人洪九容二女在室鑽出也曰廷淹娶士人

李廷輝女曰廷濂廷洛未娶女繼判書閔維重室貴
中出也孤累然就次以日月之有時也遂輟哭記事
哀迷荒塞不能備書嗚呼文止於是矣終天而已矣

行狀

姊氏行狀

姊氏姓韓系出清州曾祖諱頌宣務郎 贈左承旨
祖諱撫謙陝川縣監 贈兵曹參判考諱縝 世子
侍講院弼善母夫人廣州李氏甌山縣令 贈左承
旨諱斗望外王父也姊氏以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一
日生幼英爽端慤父母美之及長歸于趙君貴中刑

曹正即仁亨之子南部叅奉 贈左承旨邦亮之孫
通政 贈禮曹判書應祿之曾孫初正即公無血胤
以其弟博川郡守時亨之子後焉即趙君也念祀事
之重承繼之艱求配之可與協相者果得姊氏為婦
姊氏之八于門也婦道甚備親黨咸贊喜焉正即公
既即世趙君念生父母向耄而獨遂歸養于林川姊
氏隨焉事父母愛敬備至滑甘滫瀡務適於口時温
清以進之趙君有一妹同居姊氏待之甚恩趙君甚
悅之歲癸卯來居京第趙君家不甚窶姊氏又能經
紀劈畫咸有條貫趙君素喜客客至輒設酒醴釘餽

姊氏悉力營辦無難色焉飲食芳甘盤盂整暇歲久
肺烹調劑之品咸出於姊氏趙君之客無不飫退而
曰趙氏婦能家哉姊氏有弟曰余少嶽崎姊氏友焉
趙君之視之也亦如其弟焉余日往走趙君室樂與
般洽酣飲諧笑窮日夜不厭間竊歆趙君閨門雍穆
祚胤孔繁嘗謂樹範肥家趙氏有焉嗚呼衰門之多
釁歟趙氏之不祿歟辛亥四月趙君遘癘甚危其子
纔冠往覲其祖父于西關余亦繫官湖右趙君既無
兄弟謫視醫藥無人姊氏日夜號痛乞命于天趙君
竟不起疾一子繼天而姊氏薰染痛發莫能省也賴

是宮遺卷五
天之靈幸而救甦而叫叩頓踴號擗乞死勺飲不入
口哭泣不絕聲絕而復蘇者日屢焉手作書告訣於
慈氏及余余受假來省則匍匐苦席奄奄有將絕之
候矣日持饘粥寬譬之曰縱姊氏不自愛乎獨不念
趙氏之鬼將餒也乎抑死者無知則已有知也則其
不昧者之望曰庶幾其抑情而順變鞠育孤幼覆燾
後人俾蒸嘗有託也乎其或使毀瘠踰制滅性遂諒
俾稚齒失乳棄而莫顧絕趙宗之祀也乎姊氏顧口
肯而已時慈氏在余任所以姊氏決死爲還京城晝
夜保抱如護襁褓焉百方勉抑泣而命之冀其少寬

而竟無以爲也姊氏自初喪以後屏廢盥櫛囚首垢
面委棄肢體毀頓疑死雖子女婢御一不見其齒惟
以不遑死爲痛嘗攬衣帶顧其弟而歎曰以此繫脰
吾其死矣惟是父母遺體手自毀傷有不忍也子其
竢矣吾命其不延矣一日所進若至數匙米漿則一
家竊竊相賀不則竟日不舉匙初喪所服竟三年不
釋嚴冬冷室冰雪砭肌而單衣布裳不綿不濯其子
泣請浣濯添綿而拒之甚嚴其弟爲備襦袴之屬以
進之則手自篋之矣柴毀骨立神息喘喘而猶持形
立氣手捧饋奠盡其哀敬率禮無愆遺孤藐眇僮使

是宮遺和卷五 十四
散佚產業蕩置饘粥亦不能供而至於祭奠雖鬻賣
假貸極其豐潔水陸庶品罔有不具有以稱家之說
言之者亦不顧也癸丑六月服闋猶不改斬衰之容
焉十月將行吉祀博川公以姊氏病篤諉以祭需未
辦欲寬時日姊氏大戚曰吾之未卽死以殷祭未行
也祭若行吾其瞑目焉且祭需吾已備奚斯之慮也
家人慮傷病懷勸行焉其日余適出郊遂往辭焉姊
氏泣曰吾不復見子面矣雖然豈知一夕奄忽乎聞
其疾亟疾馳來視則已不可言矣蒼黃環泣藥石無
及遂以十月初九日棄世天乎神乎其忍是耶以是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耐葬趙君之墓卽公山鳴牛里
亥坐巳向之原也姊氏享年三十九凡育五男三女
男長廷淹娶士人李廷輝女次廷濂次廷洛一天一
幼女未歸姊氏性淑慎溫惠而實有陽剛之德其制
行處事有斬斬難奪者事君子一於和巽而過則必
諫如益友焉子女有所失則戒誨深至至於兄弟之
間友愛天至而面斥其非不少假貸每痛慈氏年高
窶居得一味必走供焉故吾門族姓稱孝順婦人必
歸之姊氏嗚呼姊氏婦人也以姊氏之賢幸而爲男
子則庶幾哉其大吾之門而振吾之宗也今乃不幸

而以婦人貞烈之行自見貽我慈氏之戚痛矣哉竊念姊氏平日懿德不出閨人莫能細若日月逾邁閨沒不章則其奚以勅釋昧於長久哉又非生者之所忍也茲綴蕪辭手寫二通一寘之家一與孤姪靳其成立圖所以不朽吾姊氏者

外舅通政大夫行公山縣監鄭公行狀

公諱榮漢字太健氏出迎日其始有諱均之仕高麗爲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數世有諱思道以文武才顯官門下省事政堂文學謚文貞文貞生恭簡公洪官至議政府事恭簡生兵曹判書貞肅公

淵貞肅生全州府尹自濟以清白名府尹生南部叅奉溱叅奉生吏曹正郎浣仕 中廟朝與己卯諸賢同志禍起竄嶺南以卒正即生僉知諱瀾其卒栗谷先生誌其行義僉知生諱仁源 贈左承旨公曾祖也祖曰浚成均生貞 贈左贊成考曰弘澤 贈左承旨以公從勲也承旨公娶 贈左贊成金公尚寬之女以萬曆庚戌生公甫七歲承旨公卽世公在髫知孝號哭如成人吊者哀焉公旣失怙父事大夫人一動止未嘗違規誨稍長委已于學學于清陰金相之門清陰丞奇公曰兒能自勸學大鄭氏者必是子

也一日侍仙源相公時久旱蟲災蝻動于床席間相
公病之命一小蒼見輒瘞之公曰無罪瘞則已甚不
如簞而遠之其仁愛之性自幼時已然仙源亦奇之
曰老夫不及矣蓋兩相公皆公外從大父也乙亥中
司馬第二丙子肄業西郊伯氏奉大夫人京城會北
警急不數昔寇至道梗公卽託其妻若子于從兄弟
曰無以是累我我見毋還不見不還獨身走賊藪衝
冒鋒刃出八死地卒遇大夫人人以為誠孝所感壬
午筮仕 齊陵叅奉乙酉遷 宗廟署奉事丙戌陞
漢城府叅軍時一豪貴有既贖之奴富致貲產貴家

利其財遂誣富人以殺害其奴掘他屍起獄因以飛
語間染之府中怵其威噤不敢詰公一案之摘見其
冤陷狀遂密令耳目其所死奴居數日果縛致之於
是直其冤一府莫不驚服公嘗與貴有分由是醜之
一不造其門彼雖醜然過公公終不謝亦未嘗播其
言于人丁亥以監董繕役超五品拜儀賓府都事戊
子夏出授和順縣監興利濟弊甚得其民居官五載
三最廉案朝廷嘉之輒有表裏寵償壬辰病遽縣民
豎碑載烈甲午春拜工曹佐郎尋陞正郎秋除沔川
郡守乙未廉案亦以嚴明廢之時有一二朝貴與人

吳寧通志卷五
一
訟士請簡叢沓怖語攬集公若不聞也遂發姦伏立
紉朝貴其夏有公隸推刷之舉朝家以鈎得多者為
勝任不滿品者多譎誚比郡勇於見才取一切苛辦
株蔓無辜械紐盈杆公則夷然不顧推得甚怒境內
安焉案察者到郡以深文嚇公公曰縱國家發摘是
急殘民逞能規免譴責非守臣志替民受咎所獲多
矣案察者亦中恧而止冬以事罷歸子女足穿草屨
衣服薄凜行路亦皆嗟異焉丙申蒙叙即除白川郡
守屬清使踵至冠蓋絡道公務尨茸征年迅急公處
之甚暇而事以集戊戌春有不悅公者廉案本道亦

不敢認公政績屢辭藉甚至稱一路之民咸願為守
而卒以濫率遘齟坐罷一邑奔籲相府請輸千斛米
借公一年而斥不聞邑人鑄石以頌之公所為綱條
楷模為後來者所取則久而不失時 孝廟禮進儒
賢遴擢才雋朝臣論薦公者甚多而公有礙官故該
曹屢請越格收用己亥以軍銜拜惠局郎蓋 孝廟
時與儒臣有意釐正貢案堂郎率一時之選故有是
除辛丑拜 宗廟署令壬寅拜公山縣監公乃湖西
之大都會而走二南孔道也壤寬人稠習俗艱頑朝
廷視公民亂繩遂以命公公至則鋤削梗拂覆露貧

是密遺利卷五
弱立條創科究極利病行之三年稅政盡革自田洫
軍伍之制以至解宇橋梁之微纖悉備具咸無罅鑿
者矣甲辰冬罷還廩斛之羨以千計悉以捐民賦冬
以軍銜拜訓局即時彗孛出有簡才之命備局三
司交薦公而以銓曹有嫌不時遷乙巳丁大夫人憂
慈良於喪居瘠踰禮哭墓三年不一出廬外得疾幾
殆戊申卒喪拜潭陽府使呈病辭遽夏除社稷署令
時倅公山者溺其職郡政墜弛幾不縣矣監司閔公
維重以公前任治績聞上特命再莅公以曾奉大
夫人之地不忍獨赴再三辭遽不得已強至至之日

老幼扶携相慶而猾胥豪氓喘汗瞿顧九邑之疵弊
民之情僞皆公宿所櫟括者而人亦習公之政故其
治不怒而威不煩而成初公縣軍政比他邑益漏額
缺不補者甚衆朝家患焉虛其簿而胥之期以七年
而完公至而悉補之一無投鐫追逮之擾而事辦額
溢允其所填悉以壯齒簿籍冗細皆關其手吏不敢
容其私兵使以聞上特陞通政階以獎之其年冬
均田之事起公跋履原隰親第疇畝民情胥悅事未
已上幸溫泉公詣行在歸而患痘以己酉三月二
十四日卒于館享年六十一境嗟痛相弔曰奚遽棄

是宮遺稿卷五
我監司率僚佐治喪無遺服以爲斂見者嘖嘖曰居
官三十年歷五州縣而歿無以衣其屍可不謂廉乎
得是年五月二十八日營窆于公山治南蘆谷乾坐
之原公資度恢偉志氣峻厲約躬制行莊毅剛方而
亦未嘗以崖異自憊處衆應物寬厚忠懇而人不敢
以非義狎進其居家也事親以孝愛敬備至以蚤孤
不逮養爲歿身痛性敦儉一無嗜好每見純袴子弟
輒以誠諸子曰夫也沾潤其父兄餘賸以炫耀其躬
是亦獮豸驢鞞而已奚此之美也以是子女不敢服
靡于前內無一椽圭竇之室外無數頃耒耜之土衣

鹿食淡窘無儋石儲不計也平居不事矜持而望其
氣貌人皆肅然公外舅晦谷南公簡貴清嚴少所許
可於一時輩行鉅公或不能降其色辭而在公則待
之甚敬終身不衰其於聲色芬華之地操履益篤倅
公日爲監司者喜聲伎宴謔飲席輒興耦妓而舞守
宰之在座者亦令胥效雖平日有儒望者不欲違其
意傲傲不作而見公斂衽整坐彼亦終不能以非禮
相逼焉若其居官則精勤廉簡威惠並著剴煩刺劇
常有餘裕守職操法棘棘自可至於吏蠹人隱率皆
周知而備講擲垢按痛靡所不至裁削冗浮貶殺厨

廩雖聽訟金矢之入亦不以一毫私費故所至公用
充物凡朝家徵役上司需索皆出庾藏如取諸橐民
或不知有賦矣及其治公也姦訛屏息民志畏服村
氓之健訟者到邑而交解邑人之違言者望府而引
去以至一道獄訟之體解往往煩公斤斧劈析疑遁
咸稱乎允由是治理流聞颺于湖右及卒之後民愈
思之談公之績滋久不怠政化之入人可謂深矣公
於書無所不窺尤嗜昌黎家言為文操筆立就戰藝
場屋屢居前列竟以數奇左次雖局而不展凡於州
縣而澡潔自持不能熾趨於世視人之苞腴索巧沾

沾希覲者不啻若浼故世亦無出力相推輓者位未
劑能惠專不咸嗚呼豈非命也公之配宜寧南氏禮
曹判書銑之女子男四人長曰世洞先公天次世淳
次世沃生負最季曰世涵天女四人長適士人朴鉉
次士人李明胄次佐郎韓泰東次士人徐文溥孫男
女云云謹狀

是窩遺稿卷之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 page.

是窩遺稿卷之六

科體

禮義苛政猛於虎

苟可以鑑聖炳訓燭吏苛政政猛猛虎詎不猶信吁
世徒見剛爪鉅齒電目雷響能噬人者即謂之虎曷
知夫人有虐吏更有暴政賦狀雖人其酷也浮殺人
雖政其毒也尤則虎哉虎哉不虎而虎盖夫天生萬
物毛族三百曰有虎焉百獸之首旅走霆奔羣嘯風
起觀者膽掉還者身離鼓吻磨牙噉人自飽以肥其
身以種子孫則獸之害人莫虎與埒雖然彼虎雖暴

吾禦有方峻我墻墉高我柵坊備乃弧矢密乃守備
今汝猛虎或敢害予若夫吏而虎者厥害益烈以刻
為能以虐為仁傷人害人殪人彼以其齒此以
其政彼以其爪此以其刃無備可抗罔避可逃則彼
虎之猛猶可免也此虎之暴其孰禦焉茲故之虎也
能角而觸能翼而飛鼓以虐焰煽以毒氛刑罰滋酷
茲虎之路賦斂無藝茲虎之輿椎髓剥膚割膏斷肌
備其刀几恣其啖咀則凡為虎者莫吏與京是知虎
可以阱吏孰阱焉虎可以綸吏孰綸焉虎肉可食吏
肉誰食虎皮可寢吏皮誰寢馮婦善搏此虎難搏李

廣善射此虎難射則向所謂猛於虎者非耶茲所以
泰山婦人三世死虎而政既無苛忍不能離也噫咄
哉人情所畏莫甚於虎則彼婦人者豈不畏虎誠其
所畏有甚於虎也曷以人死於虎千百居一人死於
政項背相接從古及今死者幾何粵昔遠古世躋咸
若仁函民膚刃莫畢屠則虎於茲時曷以為患世日
益下虎滋為禍平陽環目人比暴虎溫舒殘醜世稱
冠虎商鞅李斯趙高之屬秦以為人民以為虎張湯
杜周郵都之倫漢以為人民以為虎碩鼠虎魏永蛇
虎唐屠剔生人殘夷日又則惟此下民亦孔之哀抑

易言通和卷下
余之衷有深感焉造化生物寘虎於山豈無其意蓋
慮害人奈何司牧寘虎於民肆厥吞噬莫之敢止使
螟守稼命狼牧豚欲無戎害寧有是理嗚呼黃堂之
上綠簾之下印之纍纍綬之若若吏耶虎耶胡其忍
耶謹義

易義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乙巳生負試
初試一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夫言與行乎無愧于言無口過
無愧于行無身過無口過人得而知之無身過人得
而見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天之聰明乎噫斯言
者其知易之理乎嘗觀夫子繫易之辭曰言行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請以是明之原夫化竇肇闢三才載
甄物於天地惟人最靈心代天意口代天言而一言
之失駟馬莫追一行之非百世難除發於此而底於
彼出於近而敷於遠隱之所蔽待顯而露晦之所畜
待明而彰樞機之發昭不可誣故言行苟盡天地亦
動言行或悖同衾以疑人之於言行可不慎乎是故
君子知其然也於斯二者必誠必信專靜於內發禁
躁安推之於物而物感之推之於人而人應之極而
至於天地亦可動也何者今夫穹然而蒼者世謂之
天坦然而黃者世謂之地眇然處於中者世謂之人

其果二之乎一之乎自其二而二之則人自人天地
自天地而自其一而一之則天地亦人人亦天地三
才一理上下無間則果且有天地與人乎果且無人
與天地乎是以言之善惡在於人而感於上行之得
失由於已而應於彼惟冥惟漠而其視孔昭惟高惟
遠而其聽孔卑吉凶之機悔吝之徵捷於杓鼓疾於
影響則天人相感之理不其殷乎是知大人者合其
德於天地故一言之發罔或小違於天地一行之微
罔或小拂於天地一理沕合於穆不已則卽此一身
亦有此天地矣求之一身之天地參於在彼之天地

則在已之天地既順而在彼之天地亦可感矣是知
無愧于言則無愧于行無愧于行則無愧于吾心之
天地而亦無愧于天地之天地矣由是觀之一身之
言行固是感應之樞機而一言之不慎適足以速尤
一行之不謹適足以招辜則勿謂何傷其害將長勿
謂何害其禍將大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折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門也曰是何傷禍之根也則
君子於斯胡不慎乎噫復圭人遠敏行不見言無允
蹈行無躬踐則人尚違之而况於天地乎然則其惟
君子乎言行之所以動天地者其惟君子乎謹義

禮義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丙午生員試會
試第二名八格

吁利者人心之所同欲也自我而物物各利利自一而萬萬各利利我之利利亦猶物之利利彼我各一利利故以一心觀萬心則利利之情我亦物也何我之有焉以一身觀萬身則利利之心物亦我也何物之有焉能近取譬知所利之皆同則利之在民者君子可以盡取乎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請以是論之惟天生民有欲欲者何利之謂也職職芸芸自然具足各適其樂各遂其性者是民之所利也芸芸職職無不自然相睎以生相彌以寧者是民之所利也

口之於味有同嗜焉嗜之斯利之矣身之於佚有同安焉安之斯利之矣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農者曰吾耕而食是以耕為利者也工者曰吾作而用是以作為利者也賈者曰吾販而生是以販為利者也非惟小民為然大夫有大夫之利百乘之家有百乘之家之利諸侯天子有諸侯天子之利自此巧歷夫孰不利其利也雖然君子之於民雖取其利焉可以盡之哉是故大夫而盡民之利則民用殫焉百乘之家而盡民之利則民力竭焉諸侯天子而盡民之利則民無所措手足而仕而盡稼之利

是宮遺利卷下 五
則稼者病田而盡漁之利則漁者厲是惡得為坊民之道乎此所以在山不以魚鼈為利居澤不以麋鹿為利之意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之喻其皆絜矩之義乎然則君子之於民烏可以盡其利耶惟其不專利於己不壅利於民故秉濟之有遺不斂不盡利於稼也葑菲之無以下體不盡利於菜也食不力珍則珍羞之利不盡也牛羊不坐則禽獸之利不盡也以至九一而治野外什一而治國中貨賂有私澤虞頒餘者何莫非不盡利以遺民之義乎蓋君子小人貴賤雖殊其心則一故以我

循彼則所利同焉何我不彼何彼不我知吾之利吾利則知彼之利其利也知其所利亦猶是也則彼在上者亦何心哉其可侵民所利厲下而厚己也哉嗚呼宇宙茫茫幾箇世代射利滔滔幾箇人物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千人競之貪大者家亦大利高者位亦高有餌焉以馨其鈎有錦焉以華其阱上自萬乘之君下至匹夫之微刻剝錐刀不舍錙銖畢竟是登龍丈夫則欲天下均所利胡可得也今夫千金之家可以貧人可以富人而猶為不足橫恣漁奪侵并小民必欲盡民利而後已則是以千金為未盡

利者也千金之家其小者也夫諸侯之大夫祿足以
代耕富足以潤屋棖題數尺食前方丈而猶為不足
攘奪其民賊剥其下掊克讎斂亦必盡民利而後已
則是以大夫為未盡利者也諸侯之大夫則其小者
也天子之卿相粟萬鍾食五鼎侍妾滿座良馬充廐
而猶為不足侵漁赤子誅求蒼生殫廬竭地亦必盡
民利而後已則是以卿相為未盡利者也非徒卿相
為然至於千乘萬乘之君亦與細民爭利則是以千
乘萬乘為未盡利者也上專其利下失所利則君子
之於利豈端使然哉沂而求之粵昔古初倥侗無爭

摠摠而生林林而羣霜雪雷霆之威暴其外於是架
巢空穴挽取草木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噬咀
禽獸合偶而居風氣日開利竇日生於是有聖人焉
曰堯曰舜土階茅茨儉約臨下南風一曲阜財解愠
則堯舜之於民利之而不用者乎降而後也則治非
畫像之古也俗非結繩之淳也厥流以訛專肆為利
交焉而爭睽焉而鬪於是有聖人焉曰湯曰文武克
寬克仁彰信兆民率循儉德厚下之生則三后之於
民所以利之者至矣噫姬錄已訖聖王不作末季狂
獍利為都府萬乘之君而爭利者有之天子之宰而

治財者有之市井之利盡歸委積之臣雞豚之息都
輸伐冰之家弘羊權益之法至斯極焉子儀拔葵之
操不復見矣可勝歎哉然則後之君子蓋亦體禮經
之旨而思所以與斯民同其利哉謹義

璣衡齊七政賦 記西元庭

玄機軋坎嚴闢馮翼像兩位立賅六子而為卯包四
周而為九曾表禘之不可以量孰能形其倪端鴻靈
幽紛厖昧冥眇沓陽運轅蒙以圜號惟兩耀之麗于
天僅能覩其為章彼衆茫之繫于空則可測其為光
機緘運行交錯而功天生萬物智最羸蟲是知天為

有形之大人為動物之尤惟彼聖人之首出拇戴履
之彙儔苟吾聰明睿智之出天天之高也星辰之遠
也可坐而致凡所以寓形器之內者又安能以逃乎
數而蔽乎勢茲故度之行也有遲速而數不能踰表
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雖彼蒼蒼之至大亦何
難推測而喻周回拓袒可以度取冥昭運轉可以表
候肆邃聖代天而理物爰在齊而欽若想夫玄德既
升帝位則陟參三才建人極配高明贊化育兢兢一
念之寅畏神化臻於莫測夫既範圍而彌綸蘄體天
而播政於是近取法遠取象備神功於睿思創玄機

於聖智潛會默測爰度爰究眇彼三光之迭運而往
來之紛錯伊羸躋消息之既殊審進退順逆之不一
惟茲七者之在天亦奚異夫政理之由辟苟欲挽治
盍體于此于以營之于彼之器其制則珉英爲衡蚌
胎爲璣質覆盆形倚蓋考九重成一大周天三百之
度若列眉焉繁英懸象之數似指掌然盤古莫能分
共工莫能觸女媧非所補儵忽非所鑿其用則露象
懸度裨聖祐治稽微旨考至理則彼象措吾事曆象
成歲之功由茲而形平秩敬授之政職此而成於以
賓日月於以若星辰庶績斯可釐雍和斯可臻爾其

措之於秦堦之上寘之於元氣之域皇靈儼其肅臨
審仰觀而齊七耀靈顯華藻光冥交孚至德彰斯重
華之聖治弁後來之人主厥今聖人在上對越誠至
其所以則天而敷治者竊有望於今日之當守也

是富遺稿卷之六

是富遺稿卷之七

科體

王若曰王者之政必以田制為重田制不正而能善其治者未之有也三代井田之制尚矣後之論井田者或云可行或云不可行何者為是而其所論著者可詳言歟自董仲舒師丹以來創為限田之議而王莽行之卒為民禍何歟及魏齊之間始舉均田之法至唐而為口分世業之制三代以後最稱其得古意而傳之數世不免為兩稅者何歟宋之熙寧制作紛紜古人惟以

方田爲善是果可行而無疑歟吾東方僻在海隅山澤居半議者皆云桑井之法終不能行是果然歟箕子之治朝鮮殷田遺法祇行於平壤而不能遍施於一國者何歟高麗之世田制有定史稱其善而及其弊也蕩然莫救其初立法之詳後來致弊之由皆可歷言之歟惟我祖宗留心田政作爲一代之制收稅有九等之異饒瘠有正續之分其法可謂盡矣至於大均田產追法古昔者有所未遑而名臣碩輔之欲變通弊法者終無一言及此者時世異宜而然歟

予以寡德叨守丕基其於經界之政務遵祖宗之規而行之旣久弊隨而生屢經兵燹版籍蕩失以致貧富不均賦斂無法下有轉死之患國無儲蓄之資旣慮生理之窮宜謀變通之道而若拘泥古法則不免拂人情而難行補塞目前則亦難濟極弊而有爲救此之術豈無活法可言者乎何以則裁量濶狹酌古宜今制產而貧富俱便成賦而公私交濟可以行之永久歟子大夫必有慨然於此欲革其弊者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

盧頭
臣對昔周世宗留心農事嘗夜讀書見元稹均田圖
慨然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
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年大均天下之田臣
讀史至此未嘗不深歎而竊美之曰五代之君惟事
剝割奉其欲未有以民事為意者而世宗乃於機務
之隙尋討遺籍力欲追復古道以行王政雖天奪之
齡以嗇其施而其有為之志隱然可見此其所以為
衰季之令主也歟今我主上殿下以聰明冠古之
資承艱大無疆之基緬念經界之弛紊深軫公私之
困絀大庭清問之日惟以田制之弊諄諄於臣等欲

聞通變之策以垂恒久之圖豈非殿下於緝熙綏
釋之暇有得於古典而將施於當世謂臣等久服農
畝亦欲使習而知之歟臣之所歎美於異代之君者
乃今身幸遇之臣實欽奉竦躍庶幾無死之前身被
目覩於聖制之行矣雖臣之才識短狹文辭荒蔓未
足以復聖問之萬一而若其平日所參究於蠹編
所隳枯於胸中者則或有之矣臣請叩竭微蘊悉辭
以對至於言語之或犯觸忤文字之有違程式臣固
不敢避也惟殿下留神裁幸焉臣伏讀聖策曰
王者之政至皆可歷言之歟臣竊惟王道所重要在

養民仁政所行必自制產故古之王者裁創規制分
區畫界則疆理以正域人奠賦則力業以均闕地授
丁故丁無曠地計夫授畝故畝無剩夫二者適足多
寡不偏事存定制人有恒業貧無涸竭之憂富絕淫
侈之患稅斂以平家國用裕信乎王政之以田制為
重也後世則不然制度弛廢疆界隳壞聽民自為恣
力相吞兼并之家偏於受利貧弱之徒居然失業幸
民雖多而餒莩益衆常賦不中而蓄積日匱隄防一
失上下交病流弊之極有如是矣嗚呼三代之法雖
已湮沒先王之意固可師效苟能稍遵往矩酌立中

制使存條限漸就程度則豈不足以安富恤貧濟私
裕公而為永遠之規哉雖然先儒有言曰古制不復
者以人主自為兼并而無以使民興於廉也後之明
主欲革久弊而行善制者其亦知所本哉逐條臣請以
聖問所及及傳記所載者條列而陳之粵自夏商至
于成周井地之法備矣哲后所創百王是程其經畫
品節之宜裁成輔相之密尚乎無以議為周之衰也
典章寢壞至於商鞅逞私智而毀聖法自是以後井
田之廢蓋千有餘年矣好古識治之士沈吟嚮想於
簡編之上愴然以為必可復者有之而世俗之論貪

因循而畏改作輒訾其不能行嗚呼天地之生久矣
區域無改聖王之治遠矣方策俱存舉而行之存乎
其人則必復者之是顧何待於辨而知也若其所論
著者則程張諸儒之書可攷矣下此則陸贄所謂損
有餘而優不足林勲所謂修本政而倣古制蘇洵父
子田制均戶貸公田等說今皆見在亦不待臣更僕
而可得其詳也西漢之興去古未遠而踵弊一時遺
憾百代至武帝時董仲舒以王佐之才有致君之志
而井地遺法謂難驟行始以限田為言其後師丹又
建議於孝哀矣王莽篡漢而遂行之天下之地悉名

王田買賣有禁夫井有限而政令躁擾制度不定吏
緣為奸民受其禍舊患未除新沴彌增則聖王治法
固非莽賊可復也北魏孝文用李安世之言始均民
田有計口授畝之法桑田世業之規則口分永業所
以本也齊主湛勅民受田輸租與調則租調所以名
也至唐而增損參取法始大備田非井也而有井田
之實賦非徹也而得徹賦之意三代以下蓋所罕見
使其子孫循而勿失則亦足為維持一世之具而天
寶失御胡羯亂華籍隳徙移賦壞轉餉逮于建中彌
成疵癘此乃時之弊也豈法之咎也而其時議事之

臣如楊炎者曾不原疾投藥本時革弊而輕變百年之經制遂從兩稅之苟簡繚絲致焚採跛成痿是由變亂有悔非以典章難守也宋神宗喜大好奇勇於變革制作迭興動引周禮而方田均稅之法行焉計步成方而立畔限別土辨色而定肥瘠稅分五等表植四隅其攤均檢防自謂備矣而田以方名而猶襲割賣分析之習稅以均稱而徒事奇零展溢之禁捨本救末好革寡要則此與不變何異哉適致擾之耳若果可行無疑則豈元祐之始旋見廢罷歟古人之或稱其善者恐不足以爲折衷之論也嗚呼風有四

方之殊俗有千里之異則華夏之區旣往之跡臚列而不已者無乃近於甫田思遠者乎臣試言東方之事我東阻海爲國壤地旣偏而山林麓間峙錯列川澤澗谷又經緯之旣無夷原曠陸可以實丘井而列溝澮者若欲盡行區畫均齊方平則勢有所不行故議者果以桑井爲不可復矣雖然張載嘗言經界隨山隨野皆不害於畫之而周禮亦有兩山涂川之語則古之人又安能盡得無山之壤無澤之野而悉行界畫哉亦施之有法耳果曰不可則箕子蓋嘗行之於平壤矣今其遺蹟猶可辨認則安知其時不盡

施於一國而祇以年代變遷典籍淪沒不可攷者耳高麗太祖既創大業首以田制為重其授田有兵民百官之分還田有老死有罪之別法制一定臣民安業其比之唐之均田殆庶近焉洎乎光宗景宗或立賦稅之規或設田柴之科成顯以來經界愈詳則史氏之稱不亦宜乎此則當初立法之詳也自中葉以降外奉強鄰內畜權奸餽遺國贖之繁而常賦不充占奪徵斂之酷而下戶寢困以至彞制蕩然卒莫救革此則後來致弊之由也大抵嗚呼天下之事不患於無成而每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

者常至於怠廢苟使繼之者皆如始作者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矣故三代以來數千年經累聖而成之者一商鞅毀之而遂廢魏齊以後三四代閱數君而均之者一楊炎壞之而不復則勝國之辛勤規畫粗成糾條者其弛敗於尋孫秦隳於權豪又何足道哉我東臣伏讀 聖策曰惟我 祖宗至可以行之永久歟恭惟我 國家聖祖開基神孫繼武規模宏遠憲防纖悉而其於田政尤所致意參量損益以成一代之制每歲守土之官驗覈時稼辨其灾實有自一至九之等而稅糧出焉武年改正之籍審量土性定其

疏行有常耕或陳之別而正續名焉其取法立意可謂要而備矣然而公田民產猶不能大均節之悉去叔世之陋政追闡先王之盛蹟者豈非草創彌綸或有未遑蓄畬之責有待於後聖而前後識務之賢碩畫之臣論列治道議矯衆弊者亦非一二而至於田制之不古則循而不革默而不言咸無改絃之情率多守株之見豈果以時世異宜爲意歟獨先正臣李珣以井田不復略發於其東湖問答之文則非不度於時宜而然也嗚呼子孫之於祖父有已爲之事而遵守固是述事之大有欲爲之志而成就尤爲繼志

之善則九祖宗之法可仍可變觀時制宜拯其偏而導其滯使歸於大中者其在我 殿下乎臣伏觀殿下以聖哲之質席熙洽之業憂勤政務已踰紀矣謂列聖制治綱條畢具圓方細大咸無罅變故遵蹟奉規靡有愆忘而田制亦其一事則固宜行之而可久守之而無弊矣然而我 朝著命今已三百年於斯矣化與俗移時隨勢遷而田賦之政彌甚剝墜始之致理者終復滋患初以懲違而未或召奸疵弊之興既極于今加以邦運不幸外患屢起兵燹之餘版圖皆缺則廢敗之端有難悉數者矣嗚呼自井法

之壞產業之豐儉稅斂之多少其不能均而得中者
凡有年代則茲二者雖非 國朝今日之弊而理之
所窮惟此時為甚 聖問又以此為殃民之巨蠹虛
國之甚害必欲疏通而裁革之意甚盛矣臣復願泝
其本而極論之夫古之聖人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
者豈虛設哉蓋以人生有欲苟不檢節而防制之則
齒嚙瓜決吞并挈攫蓋無所不至故舉天下之地而
區畫之使強者有所畏而不敢饒取於百畝之外弱
者有所恃而有以自力於一夫之地人無廢業田無
曠耕人力田疇與之均稱地不偏多故產不偏厚業

不偏置故人不偏窮所謂周道如砥砥是均者也茲
道既替善制淪蕩今則田不官授惟民之為於是惟
力是騁惟勢是役一人而兼百人之地則百人無耕
地矣一家而奪千家之業則千家失常業矣有田者
不耕耕者不必有田故今試行乎田野閱其耕稼則
數里之地十室所聚以地量人則地饒於人矣以口
稱粟則口縮於粟矣宜其卒歲豐飽終身優樂而視
其野則膾原綺錯美實雲委而入其室則盜橐置罄
婦子羸餓此其故何哉所耕者它人之田所收者它
人之穀也以數里之地而推一鄉之地以一鄉之民

而推一國之民濶狹互裁多寡相配則其合之而兩
偏分之則雙全者亦明矣何病而不以均節為此僻
側枯缺之政而不知變也遂使有田者從容游閒而
每收其利無業者勞筋備力而益耗其業制產如此
可謂不均矣况古之稅法皆以什一為中正或輕或
重而禁猶分焉則其不可以有所增損也臣於田里
間每觀國家取民之規蓋比之什一不啻輕矣而富
室則率皆什收其五私王者之土地奪農夫之耕稼
桀取於民猶輸於官平居無事雖有寬徭薄斂之政
而小民之困苦益甚凶年飢歲非無減租蠲賦之令

而強豪之侵督自若則實惠其何以遍究乎夫無田
者困於私斂至于窶苦怨恨而不耕不穫者坐享富
厚收太半之租供至輕之稅則宜若歌詠仁政樂出
其有而猶且憤嗟無聊常若有暴征苛斂殫其出而
竭其入者必有其故矣蓋彼不自耕而耕者既取其
半則已什出五矣計種與稅則什出六七矣若較以
什一則其重何如也或自 祖宗朝謂宜有加賦之
舉而若復加之則是又什出八九矣彼富室雖多田
足穀豈能供什八九之出而無絀其產而匱其生乎
夫一國之農民國家既輸而歸之富室則彼皆富室

之人國無一箇之有矣其得附麗於上出租稅供力
役者祇富民有田者而已而若又重困其生以失其
心則非所以安全維持之道故仍行姑息每加優饒
彼且侵剝小民肆其啖食姑以殘膏賸血以奉其上
而猶不免於怨成賦如此可謂無法矣嗚呼天地生
物祇有此數不在於下則在於上不歸於公則歸於
私故王者之富藏於民霸者之富藏於國而今則錮
貧民之業貶公家之賦盡以私之富室之藏然則民
生安得不困國用安得有裕乎以致顛連之徒保抱
携持委死溝壑庾廩之積耗之屈竭永無贏餘危急

之形蓋已汲汲宜 殿下惕然省憂思得救之之術
也臣聞程顥之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
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今下困而
上匱斯謂窮矣變而通之卽其時矣然而古法之亡
久矣今若拘其制而泥其跡必欲盡復其舊則人情
不樂而卒莫可行矣欲就便目前小小首綴則又安
得濟數百年之積弊而能有所爲哉臣於此不知果
有一種要眇活法可施於今而無悖於古者也夫革
弊救時如用藥療病古之醫者商症設方多矣苟能
擇用而對疾不必別求於它術則今日田制之弊豈

無古人之所已言者乎惟在擇其善而用之耳嗚呼
井田之法見於經籍者可謂纖悉矣其畝澮涂防道
路之制有非年歲之所可濬治而規畫者故蘇洵有
井田成而民骨已朽之言而欲爲近井田者用之二
程亦欲只用算法計畝授民今雖不能大治經界悉
復丘井而若稍近古制算畝以授則是無區畫之擾
葺治之久而一持籌之吏旬月可辦矣亦何不可行
之有而士大夫方且畏之而不敢議者每以亟奪富
人之田爲解而 聖問中所謂拂人情者亦此也雖
然今之民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千百而規制已設

限押若立則多者雖減無者自有減者之怨其視有
者之樂則有間矣怨者之至寡若較樂者之至多則
相遠也國家亦安能懼拂一二人之情而坐視千百
人之困而不救乎此張載所謂茲法之行悅之者衆
而程頤亦言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其不可者也
第臣所慮者彼無業之民雖多且衆率皆貧弱無告
事力單寡不能自通於上而豪家大姓饒裕田產者
其財賂足以啗說權貴聲勢足以疑動朝廷貴戚之
家厚祿之室亦且遍占膏腴跨州連邑則又安肯以
至公爲心遽割素業以資窮民乎其互說事端撓敗

良制固無足恠而上之人亦不能無廣殖私斂也臣
前所引先儒之言自為兼并者則又何以表則於上
而繫於下乎臣今不避斧鉞之誅悉謁 殿下之
過而及於朝廷以言法不行之弊伏願 殿下少霽
雷霆之威使得畢效其忠焉夫明王之政出於盡公
無一毫自私自利之意然後人皆觀感悅服令之而
行坊之而止矣苟或自為私也而禁人之私自為利
也而防人之利則所令反其所好而下慢而逆矣臣
竊觀 殿下即位以後銳意為治凡係變通者雖
祖宗未及行典禮之重下苟有建白則從而不疑行

之甚斷而至於內司田民及宮家免稅之害則儒臣
言之臺諫論之者蓋非一二而 殿下終始吝執不
賜俞允尊為千乘富有一國四境之內莫非王土府
庫之財莫非其有而今乃有私土而收私稅分界自
小鳩斂是崇是 殿下親行兼并矣况王者親睦之
義愛欲其富則尊其祿厚其賜足矣豈可使擅占土
田厚招人怨而諸宮家折受之地將遍八路浸淫殘
蝕其勢未已也 殿下縱親愛而兼并也夫廣置庄
產蓄聚自潤強豪之鄙業也偏厚親私營殖不怠匹
夫之陋志也今乃狹困倉之富而猥行強豪之事屈

國君之重而下比匹夫之德臣不知民窮財竭國有禍敗則 殿下提親愛挾帑藏欲將何之乎 殿下既已守私貯而享私富不能以正自率則朝廷之視效固宜而軍武諸衙門屯田之設大為今日之痼弊若聞某邑有隙地則遣私人而屯之某峽有曠墾則募私民而耕之以至深山絕壑無遠不到侵蠹漁奪無郡不有而守令不敢問其事版曹不能知其數以至勲府太僕以下遂及諸司雖多寡不等而各有所占分限割裂認為私藏雖以此盡為軍國之奉官司之需財賦不登於戶部土地互入於各衙已非所以

設官分職不相犯越之意况其所取者大半為監屯之將收稅之吏窟穴家計而所積者又為官員之騶直百用下輩之耗害侵盜者乎如是而貪肥悅利靳而不釋若聞革罷之議則羣起拂然而沮之其為兼并抑又甚矣古者仕則不稼以祿足以代其耕故周制下士之祿當上農夫九人之食此以廉恥養士大夫而不與民爭利也今者制度不定賦斂乖宜經用之數未有以優制祿秩仕宦之塗陞黜無常而進則不足於食退則無所於歸欲責其刻勵清苦修潔自持拔葵焚織不奪民利如古人者難矣是故仕而稼

者舉世皆然齒角兩兼足翼雙備崇聚庄土厚營田
農聞閒壤而染指見鬻契而朶順良疇腴沃盡入牙
籌之筭素封優佚恒在肉食之室兼并之患至斯而
極則又何責於鄉曲之富室也嗚呼凡物不能無限
故若有一人焉幸而偏取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
偏失焉今以一國之地而諸宮各司幸而取者幾許
則凡有幾人不幸而失之矣仕族富室幸而取者幾
許則復有幾人不幸而失之矣彼幸而偏取於民者
又幸而偏輕於國其粟米之供於上者至寡而况又
有不稅之類亦不勝其多遂使租入損縮公用愆懸

則其不幸而失者豈獨在於窮民乎以 殿下之明
非不知此而久不能革者何也蓋人有諸已然後求
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而 殿下於方寸之中不
能無一念之私至於私其財貨私其親愛宮禁標準
之地乃以不公不正之道行之故朝廷之上雖有殖
私專利之風而 殿下莫之變閭巷之間固多吞貪
役弱之習而 殿下莫之禁豈非以爲我旣不能祛
我之私則又不得不宥彼之私若欲遂禁於彼則
恐亦有妨於我而殊不知衆弊之興皆由於此以致
苟行私取坐失恒賦是 殿下恠小儲而虧大儲貪

小富而辭大富幾何不為廉賈所笑哉然則 殿下雖有良法美政恐不能自有所施設而其拂於人情者又非所慮也故張載之論井田曰徒法不能以自行者亦此也 殿下誠有意乎恤民生之困窮軫國計之隳落規立善制剷去弊政則先以內司所屬土田歸之地部然後諸官家所占之地次第鋤削因是而大警於衆興廉於國使羣下皆知 殿下賤財遠利割私循公則彼又安敢吝其所有不遵法度乎如各衙門屯田之屬固不待令而罷矣經界果正支計果裕則仕者之祿亦將由此而可制矣其進而仕也

食俸於朝以共天祿退而廢也受田於官自同編戶則雖其平日私占者悉奉之公亦無饑寒失所之憂矣如是而猶以不利於己而妄行沮議扇搖眩惑則律以周禮亂民之刑懲其一而勸其百可矣夫自內司官家朝廷士夫皆捐去私厚以奉公法則富民之田過其限者雖損其餘疇剩畝不失其本業恒產不過與齊民比而已雖有怨謗又足恤乎夫然則方域之內寸土尺地舉為公田矣量其生齒之繁耗幅員之豐約經度紐筭分丁授田嚴為條約明示防限國無無田之民田無不耕之夫業定產存無相僭踰則

貧富可獲其均矣分其沃瘠第其上下就做什一之
規酌成中正之稅重不病私輕不置國則賦斂自底
于法矣以至閭里安業絕流餓之患公家有儲享豐
盈之美持之以堅志垂之以永制則雖由是而漸行
修治遂復經界古法又何不可哉篇終 殿下所謂裁量
濶狹酌古宜今者臣恐在是也臣伏讀 聖策曰子
大夫至予將親覽焉臣之前所陳者不過古人所已
言者非有創智新見可以脫捐糟魄而終日覩縷亦
論其大槩可以決行於今無疑也若其裁略之宜節
目之詳則有非臣之今日所暇悉者惟在朝家奉行

之人之如何耳寬其制而嚴其令襲其要而去其煩
揆古圖新詳其利害謀始慮終盡其彌綸纖微足以
防奸公平足以服衆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牽制不
為豪家沮撓之言所遷惑卒使 聖明仁政得行而
善治可復者其惟得人乎朝廷夙夜之賢必有為
殿下任此者伏願 殿下先斷於心擇人以任使其
簡置僚屬廣集衆慮籌畫計度瞭然於心然後舉無
敗機事不愆素以為經常簡一之制則國家幸甚生
民幸甚臣言狂計愚伏地兢惶謹昧死以對

是窩遺稿卷之七

是窩遺稿卷之八

附錄

祭文

維年月日友人首陽吳道一操文酌酒侑以哭之于
故司憲府執義韓公靈座之前曰嗚呼哀哉化樞冥
默明徵鑿錯終古攸疑跼壽顏折繫兄之生天固挺
特旣昇斯豐又奪奚速皎然之操確然之節傑然之
文超然之識顧瞻斯世于何復得少孤讀書九蔘攻
苦一鳴黃甲魁宿騰耀薄世脂韋遂與衲鑿乍戴臺
旁或懷縣符十年淹屯弁髦榮途世運中亨羣彥拔

茅兄時暫出正色立朝烏臺一牘日炳霜烈姦諛脅
息勲貴跼踏魚頭骨鯁鐵面風裁直道斯通君子有
賴危蹤易撓衆憾蜩螗簇江臯遜跡介石貞吉土芥青
紫芻豢冰蘖併日而食其介不易寒餓是崇二豎爲
寇形澌氣剝奄晞草露篋之衣屍囊匱粥寡善類均
悲行路亦淅勻臣建請事光隱卒隻字 華衮庶慰
冥漠余在布韋已與兄識逮夫彙征益資麗澤城南
夜集片辭相勛一節徇國鬼神實燭駭機倏發萬事
瓦裂兄遜堪巖余斥嶺嶮別來三霜海月頻弦書疏
間闊魂夢相牽及余造朝兄尚屏居一水盈盈會合

頗疎云胡今日奄成長訣自哭鷗洲墓草再宿今又
失兄此痛曷極士友凋零邦國殄瘁無從之淚不獨
爲私人心如面世路日蹙獨立悵悵余將疇依時月
荏苒事迫窳安一觴來哭江日易是靈如不昧庶鑑
余臆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友人東陽申琬謹具薄奠祭于亡友近故
司憲府執義韓公之靈嗚呼天之不佑善人何至此
極耶世所謂正人君子者豈天之所讎而必使之窮
其身而速其死耶善惡之報如是舛錯則豈其蒼蒼
者無信而所謂天道者亦無足恃耶今子之凶直欲

是富遺和卷八
二
籲天而不可得也嗚呼君之忠孝之行清白之節正直之操磊落之氣當求之古人而文章持其餘事則豈世所謂正人君子者非耶而年不得中壽位止於三品忠君憂國之言爲世所諱匡時扶世之志沒而不立生而窮餓其身死而妻子不免於饑寒豈子之所修皆天之所惡而終至於召災而速咎耶嗚呼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之多聞子之沒哭者爲之哀不識者相弔則此豈非爲善之效耶用舍進退屈伸行藏皆不得以累子之胷次則壽夭榮辱奚較其多少短長而惟其言著于文行著于事者雖其仇疾

之人亦無敢毀焉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所可慟者言不施於當時志莫伸於一世美才懿行正言讜論見於世者特其千百之一而終使泯滅遂以沒地實維世道之不幸豈但朋儕之痛惜而已哉嗚呼天之危吾黨甚矣數年以來凋喪相繼今日之所望惟在於子而今又逝矣世事已矣吾道息矣後死之人尚復何望而况吾於子賢愚雖殊臭味不爽肝膽相照骨肉相視落落宇宙知音幾人則絕絃之痛亡質之悲當復如何耶嗚呼有生則有死天之常理既死之後皆歸無物而惟賢人與君子其身雖沒其名愈光

世雖短萬世彌長子之所立足以不朽則此吾所以自慰而子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倘或有知來聽吾永訣之辭尚饗

維年月日世下生高靈朴秦漢聞執義韓公將以丙申返于玄宅感師魯之同窮悵歐陽之先獲遂略具一壺酒一盤羞將之數句之語侑以千古之哀而哭之曰屈騷非怨兮夷死非名賢聖皆已沒兮孰得夫子之中情晨雞暮鐘忽忽擾擾以相尋兮悠悠百年兮誰託此心撫棺長號吾道已矣兮漠漠天地兮茫茫古今我欲吐疇昔之所欲言兮恐傍人之不我與

既深衷之莫能展兮又何餘說之足叙惟家君竟不與之相訣兮慟甚喪予兮又未可以言傳也惟自看雲西北哭以寄哀兮嗟乎公之靈兮庶復浥我杯而悵然也嗚呼哀哉尚饗

魯詹兄出垣將迫其友晉山柳成運適汨官劇言不能文謹以酒果之奠挽而哭之曰嗚呼世方蒙俱兄玉潔人競雕虎兄冰雪敦行篤摯規前哲文學淵博符雋轍方期大鳴為世揭邦意一疾遽中折君子所悼孰不咽志業幽沒江河絕精英之氣戢一木彼天何夢善羅毒然視蝮志勝者壘不朽者在巍且烈惟

我無似早提挈切磋誠篤交誼結絕錐斷絃悲又愷
庶撫幼稚樹孤子後死無愧惟此切單醪薄具來告
訣公冗繁稠辭未綴一言奠觴千古別嗚呼哀哉尚
饗

維年月日花山後人權揆謹具菲薄之奠哭告于故
司憲府執義韓公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若不偶
然公今已矣天曷故焉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能行人
之所不能行玉雪之白不足喻其清金石之堅不足
擬其貞古人所難今人所稀獨至於公舉世一辭况
其百川橫流屹然孤立萬馬並馳獨能駐足士友之

間期望不淺豈惟節義臨難可辨 聖上廢公文學
憐公苦節至優葬需俾襄窀穸君臣之際哀榮甚至
可想當日非心永棄噫公存沒寔關運氣不待百年
自見公議婦孺嗟咄行路悲傷舉酒胥慶獨何心腸
大澤龍顏深山虎逝狸號鱗舞亦無足怪嗚呼痛哉
揆早幸識荆晚復投膠消除鄙吝若飲醇醪前冬書
來約以乘雪人事喜乖尚期他日今夏訪公公時卧
席謂是微感不日當復誰意斯疾竟至無醫不見時
月遽承訃車寢門一慟萬事亡年仁壽無徵神理誰
詳有婦新昏有女未行孳孳孤寡疇依疇託人理慘

吳高遺稿卷八 五
但言之氣塞佳城已閉幽明永隔一觴來訣庶鑑衷
曲嗚呼哀哉尚饗

維年月日漢陽後人趙儀鳳謹以清酌庶羞敬奠于
執義韓公之靈惟靈松柏之勁薑桂之辣蚤歲蜚英
冰清玉潔秉筆霜臺敢言特立邪枉屏氣士林增色
獻替論思不負所學元禮風裁孟博剛腸公則兼之
耿如秋霜口含瓦石廉不潤屋數椽茅廬生理蕭索
超然自守所操者確公雖遜荒曾不少貶直道三黜
公亦靡憾猥以孤陋每承雅言望之隕然卽之也温
觀史有疑從公揚擢言議坦蕩刮去表襮襟懷洞澈

鄙吝消落碌碌之徒或相或卿公胡不然位止中丞
端委之度莫秉勻軸黼黻之文弗賁館閣天畱其年
竟靳愨遺朝無鳴鳳士失著龜迨公屬續病不相訣
逮公歸窆亦未執紼經歲來哭墓草已宿我心切切
我涕藪藪清芬已遠識者悼惜 聖慶丁寧庶慰長
逝靈其不昧歆我椒醑嗚呼哀哉尚饗

歲丁卯十月二日西原韓君魯詹奄不起疾其友高
靈朴銑持服未奔越明年戊辰之八月始爲撫墳之
哭其十二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復以壺酒隻雞
來哭于靈筵而告之曰嗚呼至情不文人固曰僉吾

而哭君忍形筆尖朱絲已斷哀淚自沾柴桑寂寞獨
餘矮簷萬事已矣嗚呼魯詹余畸於世匪爾守謙得
子平生倚玉葭兼百杯千言於子無嫌暮途何處重
碧更拈萬事已矣嗚呼魯詹龍山之水廣津之巖來
往相隨看處留淹玉壺冰心孤月在簾追思一語若
受割破萬事已矣嗚呼魯詹子之文章世或共瞻靜
後操存友亦未占不失儒舊剛毅沉潛百年後見人
鮮得兼萬事已矣嗚呼魯詹錢樞何勇孫叔非廉曰
堅曰白節度愈嚴顏瓢范甑子意亦厭塞焉不變至
死安恬萬事已矣嗚呼魯詹便便夸毗其孰子規守

我默默哀彼炎炎朝陽一鳴在子微纖天今不遺誰
調苦甜萬事已矣嗚呼魯詹已矣惟我猶為人倚宿
草來奠莫謂我遲有懷填臆言止於斯君聞不聞歆
我舊卮尚饗

挽詞

承旨吳道一

天意應教此道窮哭君長逝暗傷衷臺中白簡千秋
凜江上青山四壁空當日獨持難進義卽今誰似敢
言風湘潭一別猶驚夢拭淚陳篇檢舊筒
善淫脩短問天難吾黨凋零直道艱鷗浦孤墳已蕪
沒廣陵長笛更悽酸交期半是重泉下歡緒都無此

世間白社黃墟揔陳迹滿樑空夢月荒寒

又

大司諫申琬

幽蘭在空谷衆草忌孤潔耿介獨自持香氣爲誰發
歲晏霜雪繁孤芳竟萎折睠彼荆棘林苑苑誰翦伐
天理乃如斯感歎彌不歇

自古皆有死彭殤同一轍所貴乎君子萬世名不沒
固不較脩短寧復論伸屈全歸抑何悲斯理誰能達
平生膠漆義已矣終永訣

浮生若大夢百年何草草君胡獨自苦空山守枯槁
久甘原憲貧竟作顏回天正直固召災天理誰能討

太上在忘情吾人空自悼

昔子在臺省朝端見特立正論激頽波文章餘事業
袖中一諫草當路氣已懾天何危吾黨未老嗟先溘
百身知莫贖嗷泣將何及

不復見故人音容尚如昨昔爲駮與蚤今成泉下隲
日月若流水行矣就窀穸冥冥獨無語杳杳將何適
忍將絕絃痛寫此薤露曲

又

養窩李世龜

寒風振哀壑碧蕙悽餘馨志士殞中途遺躅在汗青
人生宇宙內身名替顯晦潔已浴蘭湯荆玉飾余佩

苦節警頽俗勁氣邁前輩棲遲巖穴居寥落風雲契
元化固參差有寶空自懷王公豈少貶孔君終不諧
青紫滿道路斯人獨枯死已矣置不思惻愴聊復爾
歲晏霜雪逼孤懷竟誰託絨辭寫我懷交期付冥漠
君家廣陵下我游驪水陰盈盈起遠想雲樹動高吟
數歲或一見相悅在中心菊殘秋籬晚鷺浴春湖深
停舟待君來開扉要我尋抗論談在昔携壺祇細斟
幽期指歲寒諧笑間規箴流光忽蹉跎萬事不可堪
旅館一問疾此別成古今未執周六手遙憐黔婁衾
長號寢門外衰淚空泫襟寒江助幽咽落月滿遙岑

又

玄石朴世采

名利關頭勇退身誰知今日哭吾人詩書滿腹雄詞
闡孝友因心至行馴苦節豈將雲屢變清標還與月
同淪湖齋勉學蒙相肯痛失他時寤發臣

又

應教朴泰輔

吏役久居外與君初不識時得諫草看想見義形色
昨就寓舍語值君病日逼三日赴東堂及歸哭柩側
深懷竟不展終身舍惻惻

憶昔癸亥夏五人貶同日胡然比三歲每歲則喪一
疑天亦茹吐與人助忌嫉我懷友于痛哭君益心疾

每及貫獻語悲瀟宵屢窒

流水自有性隨遇異其狀如何亂石地復與逆風當
波浪忽翻涌聲音一何壯豈不解淵渟泓澄雲日漾
惜哉境使然我獨抱深愴

士生不遇時括囊斯可矣胡樂抗危言困躓以至死
尚為世道憂來者吾有埃碩果苟不留造化幾乎已
聲名竟何物君子不為此

又

朴泰漢

千秋每恨世情輕錯把離騷作怨聲達士何曾尤末
俗歲寒漫自泣時清悲歌歧路天難問慟哭山原月

不明中夜廣陵那可聽楚些和淚暮雲橫

翩翩濁世見先民藉藉名流在後塵誰識一朝顏氏
死却因千載伯夷貧嗚呼已失文章伯板蕩誰為社
稷臣莫歎鍾期生不遇後來知有子雲人

不言常託片心親知者悠悠覺未真靜後操存非色
相飲中疎放亦精神忘寵辱身終阨道外風稜俗
自嗔巖寺柴荆仍寂寞百年那復見斯人

從今巖寺
下寂寞掩

柴荆乃
公詩也

我問是天空邈邈公歸泉路已冥冥向來喪事憑親
戚今日 恩光荷聖明惟有惠連猶坎壈忍言孺子

竟零丁家君獨抱無窮恨慟負當年范巨卿

又

大司成崔錫鼎

苦自先於藥貞應獨也松文窮曾欲送道直竟難容
天上樓成玉明年歲在龍月村當日淚沾灑更無從

又

正言崔錫恒

噫嘻世道衰名義日以喪喑默已成風頽波孰能障
公能持清裁揚庭懷慨慷霜臺荷繡斧朝野久想望
雅志在激揚彈糾恥俯仰孤立志不挫屢困言愈抗
人多疑激訐我獨憐忠亮終然納履去一壑成孤往
四壁如懸磬長嘯視天壤耽書自娛悅嗜飲益疎放

天門辭徵召一卧非勉強出處進退間毅然如巨防
苦節慕清修疎襟愛散朗文章是餘事筆力瀉滉漾
眷容華國手久矣推哲匠云胡嬰美疾倏爾致屬纊
孤孩僅免齷稚女猶在襁歸櫬託旅邸行路亦悽愴
與奪一何偏天道久已爽卽遠嗟隔宵遽迫蒿里葬
萬事長已矣陳跡徒懷曩寄詞寫情素精魂庶髮想

又

判書徐文重

馬卿獻賦長楊日朱令封章漢殿時文彩直聲今寂
寞丹旌曉過廣陵湄

至月長安雪欲飛九原相送故人歸城南刑部還多

病獨寫哀詞淚濕衣

又

判府事李尚真

誰令學士終窮餓未暴危裏遽短期忍見林泉餘破
宅犖犖寡婦又孤兒

清名直節人爭慕每向朝端望若仙恨未相從修世
誼交期泉下卜他年

又

判書尹趾完

文章班馬體直節史魚流素志非温飽丹心是愛憂
一簞空陋巷短被似黔婁挫閱人休歎清名簡冊留

又

叅判尹趾善

由來直士命多窮今古悠悠此路同折檻遺風千載
下懷沙深怨一篇中孤忠本自難容世 聖度何曾
永棄公仍憶廣陵相訪日人間存沒太怱怱

又

留守李世白

少日文華擅狀元雲程闊步會騰騫暫來臺閣名仍
播却屏田園歲幾翻一節清貧憐臥病 九重廢錫
感推恩追思峽裏從游樂和淚題詩不盡言

又

叅判俞瑒

玉立朝端謇謇臣丹忱素節早忘身當年白簡霜猶
凜少日清篇筆有神憐我路窮尋太枉多君道直食

愈貧居然一疾成千古隕淚空山自濕巾

又

參議申懷

老淚傷時不禁頻聞君長逝倍沾巾
清朝寂寂鳴陽鳳明月紛紛按劍人
舊業東湖空四壁新阡南岸掩
千春竹林諸子山公在中散猶堪託貳身

又

縣監洪得禹

人皆哭君死我獨眦不滋死有不朽者雖死亦奚悲
温温孝友行濯濯清介操志潔心轉廓腸剛氣不傲
詞源動浩淼雅度鎮囂喧獨立頽波際餘子徒紛紛
平步上雲霄出八金華署非無 聖主契奈與時尚

戾拾椽充朝飢林丘聊卒歲達人隨元化窮通寧二
視獨憐 聖明朝乃有餓死士緬懷洛陽生千載可
同調巫陽竟莫招重閣復誰叫嗟吾抱幽憂塞充節
往還孤負巨卿期悄然掩荆關臨江數行淚灑向廣
陵山

又

校理俞得一

十月長安風色慘君於是夕遽登仙山河淑氣魂同
返宇宙高名日並懸敢直朱雲誰似者文章韓子有
傳焉霜臺一啓人爭誦未死姦諛骨欲鑄

又

注書柳成運

鷲立清朝第一人堂堂論議聳簪紳風霜縱薄言猶
直世道當難志未伸貞柏大冬方獨秀孤蘭今日遽
先淪傷心最有難堪處春色年年入廣津

又

掌令趙儀徵

月前纔握別羸疾正堪憂豈意蓬山路仍聞岱嶽游
琴因鍾子斷櫬爲巨卿留不盡鷗湖淚今朝耐更流
辭爵稀今世安貧等昔賢貞松心更勵苦蘗節仍堅
吾道方希泰斯人遽天年恩廢宣一札猶足貴重
泉

又

正言權持

世道未應淪如何哭此人鳳鳴那復聽龍性本難馴
跡屈寒江遠名懸白日新寢門無限慟非獨爲交親
不謂橫流日翻驚一柱摧孤忠天不照直道鬼還猜
身後衣無斂平居甌有埃空名那足道江漢動餘哀
山斗文章在千秋更起衰豈惟僵籍湜要復束鱗鬣
碧落文星返烏臺諫草遺傷心人日作檢篋益沾頤
每慟迂翁逝相逢淚輒垂今君又已矣此道將何爲
泉下從游樂人間殄瘁悲我洋吾永閔無復啓朱絲
又

進士李世勉

鐵石心肝冰蘖操愛君天賦出凡塵英聲已振當朝

日素履愈貞處畝辰驚世文章餘事是承家忠孝古人倫可憐有志還無命長憶平生倍愴神

危會偏吾黨斯人又夜臺乾坤收正氣厦屋去高材憂國言猶在傳家業可哀鷗洲前歲淚更灑廣津隈

又

縣監朴長建

嶷嶷中丞身未老數間茅屋在東湖爭瞻苦節稱廉士獨振清風立懦夫閉戶空令淹歲月有才無復賢唐虞惟餘白首通家客曉送靈輶哭路隅

又

承旨趙亨期

磊落襟懷許我知杯樽半夜極論時眼中俗物渾無

賴天下奇男果有誰直道驚人宜見黜清裁絕世邈難追悠悠脩短何須道贏得聲名百禩垂

又

舍人崔奎瑞

清朝當日振英聲棄祿歸來一畝荒古柏摧垂仍偃蹇幽蘭賴死尚芬芳文章已八時人艷苦節偏教善士傷惆悵高穹難可質謾將哀淚濕衣裳

又

掌令洪受疇

君子徇名恥過情似公其實過於名歲星大隱人誰識鳳鳥初鳴世或驚道欲長時貧亦樂心能安處坎惟亨文章十秩官二品他日兒郎仵繼聲

又

正郎金始徽

直道元難合危言反見殃衝波與亂石幾箇此剛腸

又

府使沈益善

惜公清標倏而逝欲說平生未盡題三峽詞源滄海闊一時名價泰山齊瓢空陋巷心難改舟泛風波道不迷况復情深姻婭義回頭那忍廣陵西

又

正李東郁

疎讜容儀鐵石肝一生孤立衆咻間自持冰蘖驚頽俗懶向風塵做好官江上青山依舊在臺中白簡更誰攀黔婁無被顏無擲死日清芬永不刊

又

持平俞集一

敢言風采汲朱超直節清名聳百僚此日別人奚異趣當時明主喜同朝青雲路謝輕軒貴白玉樓成遽檄招舊友修文應有會士安光甫笑相邀

又

大司憲鄭載禧

碎者丹墀亦不辭一時公議賴扶持羣猜末俗誠無怪三黜清朝豈所期若浼榮途寧進取徒聞苦節忍寒飢材堪大用年何促萬事傷心涕自垂

又

叅判李奎齡

堂堂風裁振朝端直道如君末路難皎潔襟期冰蘖

苦清要官跡布韋寒纔逾強仕齡何促曾奏危辭墨
未乾自是曾中涇渭別公心應有後人看

又

大提學南龍翼

杜老曾稱韓諫議於今更見舊風儀豐材直操天能
賦美爵華堂爾自辭緋玉已違三品秩簞瓢徒益十
年飢情親豈獨門闌好淚瀉哀詞字字滋

前後諸臣奏啓

甲子四月 日 答玉堂劄曰侵斥大臣構誣陷
人之罪論以王法合置重典則今茲削黜之罰實出
於寬大之意而喉司玉堂相繼救解有若無罪而獲

譴者然殊甚駭然也勿煩 答政院初啓再啓三啓
曰勿煩兩司請對八侍 傳曰所懷書八 答曰纔
已酌處矣更勿煩論大臣請對八侍時領議政金壽
恒所啓臣卽詣闕內伏見 備忘記則執義韓泰東
有特述削黜之 命近來不幸朝議携貳鎮定無期
自 上處置亦未免過中如此則徒使物情增激無
以為鎮定之道矣臣得見韓泰東疏蓋因金萬塚為
父訟寬之章必欲伸其前見遣辭之間多不稱停誠
未知其穩當而蓋其意見本來如此非今日新創之
語自 上若舉其失而責諭之可也今以臺閣之臣

因其自辨之疏至被削黜之罰舉措太過聽聞俱駭不可不還寢 成命矣左議政閔鼎重曰韓泰東曾為臺閣有論劾金益勲之事而頃者萬塚訟寃之疏亦多提起韓泰東啓辭措語則韓泰東之為此對辨之疏其勢固然韓泰東自初措語之間多不稱停且其文辭言論本欠婉曲故今番疏語亦多此病矣然其侵斥大臣之語則似不大段只因伸辨萬塚之疏有此自暴之疏而處分太過殊非美事近來臺官多被譴斥蓋因朝論携貳 上意激惱屢有過中之舉韓泰東前日之避辭既多過誤而猶加包容則今因

自列之章遽施譴責其在事體亦未妥當矣 上曰韓泰東侵斥大臣之語則雖不至大段而因萬塚訟寃之疏復以宗黨盤據勢成威立等語自是前見必以擅弄之罪并其一門而有構陷之計事極駭異故施以削黜之罰矣大臣所達如此罷職可也

丁卯十一月初七日領議政南九萬所啓前執義韓泰東為人過激臺諫時事雖或不中之舉而其固窮清節實為人所難及矣自遭譴黜之後退在鄉中後因大臣陳達雖蒙叙用亦不敢從仕清貧到骨竟不免飢寒成疾而死聞來誠甚惻然廢獎清白之人

自有國家常典而泰東則身死之後斂葬之具亦不能辦云雖以曾經近侍已有致賻而葬需宜特爲題給以示優恤之意故敢此仰達 上曰韓泰東臺諫時事雖無據而予亦知其有長處經幄出入時見之則文學果優矣今聞大臣之言其清苦一節亦過於人云葬需令該曹從優題給可也

丙子二月 日領議政南九萬所啓頃日 命選清白吏此是 仁祖朝丙子後始有之曠典也六十年間礪節之士必多而臣等耳目難遍且莫重之事廣選爲難不得不從簡抄啓矣諸臣章奏有落漏人

加選之請而事體不可續續添加非但羣議不然上亦不開許矣但未預選人亦多表著者宜有嘉獎如監司李端錫素有苦節其死時臣陳白有愍恤之典今其妻兒貧乏殊甚已有優恤之 命而判書南銑水使梁佺掌令趙克善副提學趙持謙執義韓泰東皆以清儉著名今有其妻或子不免窮餓亦宜顧恤依端錫例令有司訪問所在處周急如何 上曰依爲之又啓曰清白被選人中或有妻子而無官祿貧餓拔例周急以示褒獎之意且朴長遠姜裕後人亦多惜其不預選而此則子孫皆在官至於端錫銑

等六人雖有後俱不得沾祿此與被選者差別錄用有不可及其遠代而其子若孫可合任職者令該曹訪問別為調用何如 上曰依為之

壬寅五月二十六日正言鄭壽期所啓夫清議者激昂一世之類綱振發羣壬之肝膽則其不可不扶植而崇獎也明矣越在壬戌故副提學臣趙持謙故執義臣韓泰東倡先士類獨持名論論斥金益勲使不得恣行宵臆蓋益勲雖於璽瑛之獄自謂其功而及其後也令旗誘致兒房密啓等事情跡詭秘則趙持謙韓泰東兩臣所以嫉惡其陰譎排擊不捨者也然

其益勲之用心初出於饕餮利貪功而及其講張手段滋蔓浸淫便作傳致之法一傳為春澤再傳為龍澤民澤輩而凶逆悖亂極矣殆所謂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者也兩臣之先知獨見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而作為四十年士論之基鉢者益著當此討凶逆肅朝綱之日兩臣徙薪之見獨不可忘請趙持謙韓泰東受誣於金鎮商者特降 明旨以示昭雪之意趙持謙之撤享於俎豆者亟令禮官還配舊享之院事 答曰不允六月初二日再啓此後二十六日獻納李真淳連啓同日三司請對入侍時司諫鄭楷所

長安遺稿卷八 二十一
啓請趙持謙韓泰東之受誣於金鎮商者特降 明
旨以示昭雪之意趙持謙之撤享於俎豆者亟令禮
官還配舊院事修撰金始煥曰此事元無別樣昭雪
之端矣趙持謙韓泰東當壬戌清議始發之際言議
風裁爲一代士類之領袖益勲誣告之獄主張攻斥
清名直節實爲後人之所尊仰矣以甲戌初益勲復
官時 下教觀之既斥益勲處事之謬戾又教以臺
論之峻發則 先朝處分之嚴正此可想矣而戊戌
年故監司韓祉上書措語不能分曉璽瑛之獄與翊
戴誣告柳命堅之獄條貫有異而其書混稱壬戌誣

獄故 先大王疑其并指璽瑛獄而有所處分矣鎮商
敢爲白脫其祖之計誣辱忠正之臣罔有紀極可勝
痛哉自 上若悉此等委折則雖不別降 明旨兩
臣所被之誣自可昭釋矣 上曰依啓

癸卯九月十九日右議政李光佐所啓故執義韓泰
東清修苦節爲當時第一流不幸早世其子祉又賢
居官任職輒盡忠當爲國家倚毗之臣而又不幸早
歿泰東之寡妻窮老獨存不免寒餓如泰東有清節
之臣自古國家恤其寡妻有廩給之典矣又故相臣
鄭載嵩 先朝有清德賢相也人到于今稱之而其

妻尚無恙家亦甚貧賢相寡妻亦宜有軫恤之道矣
故相臣鄭載嵩故執義韓泰東妻并命給月廩兩
人子孫亦命錄用則廢勸之典當為礪世之一助
故敢達上曰依為之

擬是窩公史傳

甥姪朴聖漢著

史曰校理韓泰東字魯詹號是窩有至性孝悌敦睦
洽于宗姻二十四登庭試魁清忠剛介慷慨多大
節論議正直喜犯顏搏擊權豪無所諱勲感大臣皆
為之氣懾以此屢顛躓通籍二十年立朝者僅數年
竟遭斥不容而死為文章踔厲風發竦峭廉悍命意

竒高下筆傾注如水湧見者驚怪素有冰蘖之操不
事家人生產飢寒窮窶非人所堪而平生口不言貧
所居斗窩不蔽風雨而蓬蒿滿庭一室不掃頽然處
順有自得之意襟懷夷曠與人無畛域澹然無一毫
物慾至如勢利聲色若將浼焉而惟喜飲酒不至於
沈冥放情不幸早卒國人莫不嗟悼其子祉亦登第
出入侍從能繼其志業朴忠敢言有父風無所回互
性沈重有器量可任大事而骯髒不肯俯仰世罕有
知之者識者稱是窩之能有子云爾

是窩遺稿卷之八

月徽書疏附

曰金鎮商書辨認辭職書戊戌在湖西營

伏以臣以無狀謬膺重寄豈不欲勉竭魯鈍少效涓埃而惟其才疎識短觸事憤憤加以稟賦虛薄疾病常纏入夏以來再經毒腫宿患渴症遇暑輒劇呻吟昏瞶一任叢脞環顧職責百無一舉尋常愧懼若負大何每欲一陳情悃以請瘼曠之誅而侍湯之中未敢輒瀆遲徊囁嚅以至于今矣最晚始得見金鎮商書本則追提見枳槐選時事與人爭辨而乃敢攬及其祖益勲之事至曰不幸為時輩之挾私構誣有

若其祖以澡潔無累元無可罪而當時士類挾雜私
意公然構捏者然噫嘻痛矣當壬戌益勲之請張誣
獄也國人齊憤公議峻散伊時臣父 贈叅判臣泰
東適當臺地實與其議仍請加律一時持清議者孰
不痛惡於益勲而其論斥之嚴切先臣為最前後疏
避俱可按覆而今其為言專出惡毒略無忌憚臣心
痛惋姑置勿論 天日在上渠安敢爾夫益勲罪狀
當日疏 啓論之詳悉國言狼籍婦孺皆知真所謂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以若負犯苟不深懲國不
為國臺閣之臣任怨刺論專出扶世道樹國紀則渠

雖急於訟祖何敢肆然捏造曰挾私也構誣也隱然
為隻手掩天之計乎 萬明下燭公議昭揭彼乘時
闖發圖逞怨憾之私言本不足以罔 上惑人臣固
無事乎一二陳辨亦不欲對其孫而暴其祖之惡以
傷篤厚之風獨其全不反省肆口提論不覺其舊釁
宿慝欲掩而彌彰其不自量亦甚矣噫 聖朝寬大
務在含容不錄既往之累並囿陶甄之內則在渠之
道惟當嚙 恩守分圖蓋前愆而不此之為只懷必
報之計敢肆無嚴之言欲抗不敢抗之公議乃謂時
世稍久聞見不逮欲以變亂事實欺誣 聰聽詆辱

之言至及重泉國綱所係已足寒心在臣私懷痛迫
駭憤為如何哉念臣才微任重病且難強今又意外
所遭極其非常揆以私義決難躡冒於職次茲敢不
避煩猥仰籲於 銅闈之下伏乞 高明俯賜照燭
仍許遽臣職名使私分獲安公務毋曠幸甚

辭全羅監司疏

庚子

伏以臣天地間情事未伸人也向來日夜所祈祝惟
在於 先大玉日月之明回燭於覆盆雨露之澤昭
洗於窮泉而荏苒歲月奄及三載矣豈意蒼天降割
奄見 仙馭上賓攀踊隕絕穹壤靡極只恨性忍命

頑不能即溘然滅死以為畢義 君親之道 闕下
受衰之後轉歸鄉里萬事無及此生長已曉夕空山
涕淚為日萬萬意象之外忽奉按闈新 命今茲誤
息矣及於臣瞻 天九頓撫躬愴不自知五內何
狀但覺血涕之橫集也念臣罪名得全首領猶幸耳
念臣情理苟存視息亦頑矣 朝家之尚煩省錄已
足為 新化之累而在臣私分尚安敢自列人數與
論於官職去就之間哉嗚呼資父事君古人明訓父
寬未暴而忍就 朝列則人道滅矣夫臣之宛轉哀
踰固是恒理之所不容已獨以未死餘喘復提 曩

月指書疏附 三
日之事觀縷於 聖聽者誠知其不忍亦有所不敢
而竊伏念天地至大一物或有不能自遂則曰其呼
籲而許其伸理不以事在 先朝而或阻碍焉者固
有國之恒政而歷數古今若此類何限况臣至冤事
實明白一暴於 先朝庶蒙昭察而只緣臣廢伏窮
廬陳暴路絕抱茲晝昧窮天而無所及矣今不自暴
其委折 聖明亦何由下燭而垂哀矜哉臣請昧死
投血而畢陳之蓋戊戌秋間金鎮商曰權世恒書語
投進一疏訟其祖益勲而其中一轉語誣及臣父甚
愴臣方待罪湖闌上章辨理既承 溫荅矣鎮商乃

又上書白地誣捏以臣書中益勲講張誣獄一句語
謂為重瑛而發至曰勒加臣祖以譎張之目的是直以
重瑛之獄歸之誣成之地云云 先大王乃下備忘
記以護重瑛之獄為教而 辭旨極嚴并及臣父人
臣而得此 教何以一日容息於覆載人子而當此
境何以更舉顏面於天日至今思之寸心斷絕矣臣
請明言壬戌事顛末伏願 殿下試垂察焉夫所謂
壬戌獄事有兩款焉一則重瑛逆誅之獄也一則全
翊戴誣告之獄也兩事條貫各異而所謂翊戴誣告
非翊戴之自告乃益勲密 啓於兇房者而其間情

節正有許多無狀此所以為益勲之罪者也臣父之
論 啓益勲全在於翊戴誣告之獄而已初不干於
璽瑛之獄其時 啓辭已經 睿覽廣播邸報萬目
咸覩非臣敢誣臣之前書只是述臣父之言而辨臣
父之誣者則其曰益勲之譎張誣獄云者其為翊戴
誣告之獄豈待兩言而明乎璽瑛之獄則以大逆就
服而臣父之疏亦嘗曰璽瑛之為逆孰不痛惡焉臣
雖欲謂之誣獄得乎翊戴之獄則告者乃以誣告被
誅誣獄二字非指此獄而何哉事狀之節節明白乃
如此而只緣臣書不舉翊戴二字被鎮商乃敢巧乘

此隙又敢謂歲月既久可得以混合兩事誣欺 天
聰乃以誣獄字白地變幻歸之於璽瑛之獄遂令泉
壤之下被此 嚴教臣之初不能極論源委昭達
天聽者罪固萬死有餘而鎮商之設計欺 天夫豈
萬萬人理之所忍為也今不在多言臣父之論 啓
益勲既是翊戴事則臣所謂譎張誣獄亦只是譎張
翊戴之誣獄而已初不干於璽瑛之事矣所謂譎張
誣獄既不干於璽瑛事則鎮商所謂直以璽瑛之獄
歸之誣成云者自歸於脫空矣今臣所自暴初非摸
索於影像有可以疑似者比直據事實昭摭文字證

在國乘質以萬目痛矣此言不得逮於先大王之日耳苟使得逮也實狀昭著豈不蒙洞賜照燭乎言之及此不覺聲淚之俱發矣殿下試命考出壬戌日記臣父啓辭片言有指璽瑛之逆為誣獄者而臣所謂請張誣獄者果近於請張璽瑛之獄則臣雖今日伏誣罔之誅亦無所恨如其不然鎮商欺天之罪可得以誅之而臣之至寃可得以伸之矣嗚呼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事君事父寧有輕重是故君臣之分至嚴且截而訟父之寃則雖觸冒煩褻未嘗或禁矣如蒙不以臣無狀而以賜回燭哀其至情

使一物之不自遂者終得以自遂焉則天地大造生死肉骨未足以喻此即此而溘滅便當瞑目下從黃泉得薦螻蟻生不為不孝之子死得免不忠之鬼臣之片片血忱哀祈默祝惟在於此矣至於鎮商書中他餘眩亂誣罔之言自有一世不泯之公議千古不滅之青史雖么麼鎮商千百輩家置千百喙恐不足以及疑之亂之臣不必費辭辨論然就渠之所謂辨書言之尤有可笑者何也夫益勲所以請張翊戴之事者政在於告璽前一夜出給軍牢令旗於金燬誘脅翊戴而鈎致之私自取供而拘留仍復累日掩置

乃於設鞫既久之後始以翊戴所供密 啓於兕房
及其所告竟歸無實而誘脅之狀盡發於與煖面質
之時即此觀之其譎張張大之跡不翅若泥中之鬪
獸鎮商父子自明之言每以為翊戴初非益勲之所
使而渠自來告其言之虛實非所逆料問議於諸大
臣不得不自 啓云有若體國將臣倉卒聞變即時
啓達者然未知益勲不送金煖誘脅亦不送令旗軍
牢而彼翊戴者無端自來乎益勲必欲使翊戴自告
而諸大臣勒令益勲而代告乎益勲又欲即日發告
而諸大臣必使之掩置累日乎且誘脅一款每以為

非益勲所知至於軍牢之給送諉之於護送夜行軍
牢固可曰護夜矣令旗又何為給送乎誘脅之行給
令旗者益勲也則其所誘脅當誰使之也當日之事
益勲與煖二身一心一計一畫莫辨兩人之所聚首
謀議者則只此誘脅翊戴一事獨不為益勲所知者
其有此理乎益勲之白翊戴言於相臣者已在未設
鞫之前則與翊戴脉絡貫通固已久矣及是時給令
旗而送煖於翊戴者益勲也持令旗而致翊戴於益
勲所者煖也畢竟替翊戴而發告者又益勲也三人
者相為表裏相與終始若是而乃曰翊戴之虛實非

所逆料煨之誘脅非其所知云者其誰欺欺天乎且
曰虛實不能逆料則堅使翊戴自為上變事理當然
不然則使金煨而并告斯亦可也祭之何捨是二者
必為替當而親告乎既欲親告則又何不直告而私
自拘留曠日觀望始乃為兇房之 啓乎其譸張堯
攬事成則歸已事敗則諉翊戴者實路人之所知也
凡此五六條件乃益勳譸張誣獄之真正骨子也此
言是則益勳之譸張無得以逃焉此言非實則益勳
之譸張自歸於脫空鎮商之所當明辨只在此而
已乃鎮商之辨趙命禎也只廣聚前後 筵奏及不

干書疏張皇東西捏合毛皮而已於彼五六條當辨
之骨子乃不敢以一言半辭措刺論辨畢竟益勳譸
張誣獄之實狀鑿鑿自在矣古今天下寧有如許辨
書也此無他焉趙命禎之書說得透骨雖有巧喙辨
破無路不得不捨此骨子捏彼毛皮姑以掩遮於目
前而其祖之過惡自不覺其為首服之歸此矣特可
笑而止誠可哀也已臣不欲更與之較辨也且其前
後書每閣置本事專以為後日地四字為一大欄柄
至以食報為言其言之無倫叵測何至於此也夫士
君子正色而立朝發言論事一循至公惟以尊國勢

為悅盡吾所當為者而已他日之禍福初豈經心外
至之怨德又奚暇顧渠家之肆怨已已之藉口俱是
奸巧無狀不過如浮雲之過太空何與於我哉况念
先臣本末一國之所聞覩雖索性媚嫉之徒猶不敢
以此等題目歸之至於當日論益勲時避辭有曰甲
寅以後奸凶柄國又曰不羞忝辱依附賊積果有一
毫顧籍於壬人而下語乃如是乎渠輩就事而辨則
無路自脫乃謂如此為言或可以脅持而污巖極口
構誣無所不至自不知 上天昭臨百世難誣此不
可以恒人之理責之也臣與此人較挈長短求辨其

一二實為先臣之辱臣何敢更事嗷嗷也惟是以翊
戴之誣獄搜指璽瑛為言以欺罔 天日者無嚴不
道無甚於此其在國體不可遂置而不理不但在臣
為至痛而已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乃人之情也私情
寃迫有不忍自阻於 天日之下茲敢蒙冒誅殛疾
聲踴籲於 嚴廬哀疚之中至於微臣才具之不稱
疾病之難強急於伸情不暇陳 聞伏乞 聖慈特
回日月之照下臣此疏即 賜處分仍察臣情跡更
無齒列簪紳之望亟 命刊臣職名容臣屏廢使得
以涵濡 聖澤沒齒田廬不勝幸甚臣本病之外近

患毒痢症情猝劇方在漸綴不省之域一䟽哀號亦
且後時語無倫脊尤增死罪臣無任瞻 天望 聖
血泣祈懇之至

再䟽

伏以臣猥暴至寃罪在冒干席藁泣血恭俟 威命
聖度天大反 降優批諭之以往事不必追提 命
之以勿辭速往欽哉 辭旨溫厚浚若陽春不知臣
無狀何以得此於 聖明知伏惟念 天慈閔覆特
軫人子之訟父寃出於天理之兩不容已不復以干
瀆煩褻為罪即臣哀懇窮迫之至情庶蒙 昭察而

本事之前後委折鎮商之肆為欺罔亦庶乎自在
洞燭之中臣方仰戴 天地父母生死肉骨之惠銘
心鏤肝報答無階惟思生而隕首死而結草矣即伏
見鎮商䟽 批若曰污鱗之言不足深嫌是則臣之
苦心血懇猶有未蒙 垂諒者只恨臣不肖無狀精
誠淺薄乃以如許至明白之事至哀痛之情尚不能
感格洞徹於 天聰也拊心自悼夫復何言夫鎮商
之䟽所謂辨論者略不成說而若乃渠欺 天之罪
昭森暴著自脫無路則輒敢肆然憑藉於不敢言之
地此實以 先大王處分為見欺云云渠雖無狀亦

一臣子其何忍為此言乎 天地大包無物不容設
有奸欺之徒偶未現發足以見涵覆之至大耳矧惟
奸人情狀追發於易世之後者古來何限而未聞負
罪者敢藉口 先朝以自出脫也信若斯言舜誅四
凶堯則為見欺之歸而彼四凶者亦將藉口於堯乎
自開天以來未聞有如此義理渠雖急於閃躲亦安
敢為此言乎臣父當初論 啓益勲只是翊戴事者
昭載國乘萬目咸覩則臣疏曰當壬戌益勲之譁張
誣獄臣父適當臺地輒請加律云者其所謂誣獄非
翊戴事而何哉臣父曰璽瑛之為逆孰不痛惡云則

臣可以指璽瑛事為誣獄乎夫其事實斷斷明白可
以質諸天地而渠敢任意揆易謂臣以璽瑛事為誣
獄此果非欺 天乎渠有喙之長三尺曷不於此而
自辨乃敢指斥 梓宮至以見欺二字恣意說出於
殿下之前此豈人臣所忍崩心而發口者乎真所
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噫其痛矣渠以臣父最後
疏中並及益勲投給戎物事謂為指璽瑛為誣獄之
證而又以此疏非當初論 啓故恐不足以為證乃
敢於白地添一 啓字混稱曰疏 啓臣父 啓辭
何嘗一字及於戎物事乎其終始變幻肆為欺 天

一至於此誠極痛心矣論 啓益勲壬戌十二月事也卒復執義陳辭疏甲子四月事也其間三年矣我物事曰他現發故並舉於疏中以明其觸事無狀而已此何毫髮干涉於當初論 啓中壽張翊戴事一款哉伏况璽瑛誠大逆也非誣也益勲之急投戎物在渠處事為無狀而已璽瑛之逆初不以此而加損以益勲處事之無狀璽瑛之獄變而為誣寧有此理乎誠不足費辭辨論而獨念此說非鎮商所新初挾死賊而籍人口實自萬塚始蓋怨毒之心必欲甘心於士類設此機穽以為早晚網打之計矣今鎮商一

襲其套下此毒手欲以嫁成慘禍而後已臣父疏中所謂他日藉口而魚肉人未必不由於此云者今果驗矣世道至此將安所稅駕乎吁亦凜凜矣至於壽張翊戴時許多情節自謂辨之已明而只以給送令旗一款言之此乃其祖與父之所不敢一言自辨者而乃今謂耳目寢遠粹然歸之於無根之說此猶如此他尚何說况給令旗者所以為信於翊戴俾知燬之此行出於將令今乃曰此有何益於誘脅云者其果成說乎令旗往來軍門常事但見令旗夫孰知誘脅之機藏於其中乎其所謂宣洩煩人等說尤可笑

也自古將臣猝然聞變奔告大臣急時上聞者有之矣何嘗有私自取供累日拘留如益勳之為者乎果使益勳全不知柳命堅事虛實而猝聞翊戴以逆來告則此何等危事變告決於呼吸其可待取供拘留耽延累日乎問議大臣一朝事耳以此至於累日云者其又近似乎且曰翊戴恐被知情之律至於奔告軍門云則渠本不憚於自告者也必使渠自告而渠終不肯云者此又近理乎否乎誘脅一款指授雖出於益勳發於口者乃煥也翊戴方與煥面質而相推諉則奚暇越煥而引益勳乎此果為辨明之端乎

噫獄事未發之前先以翊戴言告白於相臣者益勳也給送令旗誘脅翊戴者益勳也畢竟督翊戴而告變者又益勳也其所謂脉絡貫通表裏終始云者此果臣惟意幻弄者乎索性濤張成出翊戴之誣獄者是果忠於國而可幸無罪者乎其亦可笑也已此之不能辨未知所辨者何事也試將臣前疏與鎮商此疏比對而看之則其能辨與不能辨必莫逃於天日之明矣嗚呼益勳為一世所棄久矣固不待翊戴事也依附賊積有逾骨肉有血氣者莫不唾罵且如著鉄相騎顯盡逆婦等事只是穢惡之一端不獨見

於臣父之疏或屢登於彈章或廣播於輿誦故萬塚
訟父之疏不敢以片辭陳辨今其書可按而視也安
有本領如此而能忠於國可幸無罪者乎言之污口
臣不欲索言之也至曰臣父所論無不為己已之案
云者尤為可笑自古以小人攻小人者何可勝數居
臺閣者坐視目前小人之濁亂而預慮異日為他小
人之所藉口越視而不嚴斥寧有此理乎藉使嚴斥
目前之小人畢竟為他小人所藉口則此於言者有
所損乎嗚呼臣父斷斷血忱惟在於屏奸人於四裔
尊 朝廷於日月一心直遂更不顧他顛頓狼狽九

死靡悔雖蒙 先大王更賜甄錄而以言之不得行
卒不變東岡之守自甘寒餓以至沒世此實一國人
士之所明知公誦痛惜欽歎者 先大王亦嘗臨筵
嗟賞至 命厚給葬需矣後來奸黨藉口乃復有
贈官恤家之命此何干於臣父之平生而乃欲持此
為大槩柄冀或以污蟻臣父雖渠百千輩日為百千
言其孰信之適見其用心之叵測耳嗚呼其太不知
量也噫蓋勲雖奸人於鎮商則祖也其所掩蓋周遮
顧安得不如是誠不足責而獨其前後所言白地變
幻直欲以隻手掩 天此為無人理耳變幻之不足

直欲矯誣 聖旨曾以 先朝已收還之 批旨引
之於疏中矣今疏又曰昨年 批旨不特以護重瑛
而已實所以深原云云公然架鑿空虛初出別意斷
之曰 聖意如此其無嚴放恣何至此極戴天履地
肆為此言無復一毫忌憚底意思長此將安窮乎其
在 國體誠不可置而不理益致其無所懲畏也臣
與此人一往一復有若互辯之為實所以貶辱於先
臣故欲斷勿更言以不治為辨前疏已及此意矣今
其欺罔 天聰比前益甚故痛憤之極不得不更有
云云其亦不幸之甚矣顧臣今日情地寧有束帶趨

命自列恒人之理虛帶重任已浹兩朔日夜憂懼寢
啖不寧而臣之病勢實為危篤毒痢轉成氣瘧寒熱
終日達夜殆無休時鼓脹兼發喘急神昏奄奄不省
者已二旬矣治疏乞罷亦不能自力臣罪至此益無
所逃今始忍死力氣僅僅陳籲語不成倫脊臣尤死
罪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少 賜回燭特正鎮商欺
誣之罪俾私宥少洩國體自尊仍 命鑄臣所帶職
名勿復檢舉於仕籍俾臣守分田里安於自廢不勝
幸甚

已未後二十五年癸未子德一繼牧星州

月嶽書疏附終

追刊

月嶽書疏附終

